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87n1616

山菴雜錄

(2卷)

明 無愠錄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_16.16-A 山菴雜錄序](#)
 - [No. _16.16-B](#)
 - [No. _16.16-C](#)
 - [No. _16.16-D 題山菴雜錄後](#)
 - [No. _16.16-E](#)
 - [No. _16.16-F](#)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3.Q1」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616-A 山菴雜錄序

道由言而顯。言以德而傳。然則有德之言。匪徒取信一時。抑乃傳之後世而無疑焉。恕中禪師謝事瑞岩。閑居太白山菴。以道自娛。蕭然一室。不蓄餘長。學屨日填戶外。推之不去也。或得其一言之益。不啻千金之重。又如飲甘露醍醐。心目充潤。蓋其平昔游歷諸大老之門。所聞所見。嘉言善行。心會理融。形之於言。不加藻繪。自然成章。若叢林之尊宿。儒門之先達。下至閭巷小子。其言善足以勸。其言惡足以誡。使人聞之心開意解。筆之成書。題之曰山菴雜錄。其徒住翠岩玄極頂公。鏤板行世。遠來京師。特以見示。予讀之不忘釋手。乃知所謂治世語言。皆順正法。麤言軟語。皆第一義。信不誣矣。譬諸草木。良醫攬之。無不是藥。其不知者。執藥成病。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無非佛法。明理者得之。皆足以垂世立教。有德有言禪師之謂歟。可謂善知藥病者矣。可謂善談佛法者矣。予於禪師有通家之好。雖未嘗一接顏色。聲跡相聞亦有年矣。熟知其德足以服眾。言足以訓世。故雖不言。人固信之不疑。況此皆已然之事。實附事明理。言近指遠。宜其益於當世。傳之無窮焉。

洪武己巳夏六月 僧錄司左善世 弘道 序

No. 1616-B

山菴雜錄。

余生平多病。晚年以日本奏請。赴召京師。私謂縱使不往日本。又豈能生還乎。凡平昔親舊。亦未有不以是為料者。幸今上見憫。特寢其奏。留居天界。既而諸病交侵幾死者三。又幸上憐。賜歸天童故山。親舊相勞問。如再世也。余以年幾七十。而萬死中得一生。私欲杜門謝諸緣以盡餘齒。有法姪莊敬中者。數謁余山菴而請曰。唐宋諸大士立言著書者。恒間作不絕。及元以來寢希。故近古名德提唱。及嘉言懿行。可為叢林龜鑒者。大率泯沒無聞。翁當叢林全盛之際。徧參諸大老。聞見博洽。每侍語次。間聞口舉一二。皆所未聞。而警發尤深。願翁以游戲三昧自成一書。上發先德之幽光。下脫後學之沈痾。則法門盛事也。敢以為請。余曰。子之志固美矣。然余之所言不能文。言而不文。焉足以行遠。是非吾敢任也。敬中又曰。今教法陵夷。前輩淪沒殆盡。翁今遠歸。出於望外。翁辭不任。將誰任耶。若言之文不文。固何足較。苟得直書以彰其事。足矣。願勿固辭。余用是以平生師友所講授。湖海所見聞。或

機緣之扣擊。或善惡之報應。與夫一言一行。一出一處。不擇其時之先後。人貴賤。凡可以警勸乎後來者。信意信筆。據實而書之。名曰山菴雜錄。昔宋有名宿。修所謂羅湖野錄。雲臥紀譚。其間所載。大抵激揚第一義諦者為多。若此類。余少壯時所記。今已十忘七八。晚歲僻處海隅。又不能旁詢博採。故多遺失。余頗恨之。盖言而道。庶為至言。而未嘗言也。外此則越吾分矣。雖然。執吾門遷固之筆者。庶或有可採焉。

洪武八年臘月望日

天台山人釋 無愠 序

No. 1616-C

愠恕中禪師以虎丘八世孫坐大道場。說法度人。為緇素之所歸依。其二會語。無相居士宋公濂已為之序。而山菴雜錄未有序之者。禪師之大弟子雙林住山玄極頂公。前往南明韜中瑄公。相率求伯衡作之。閱之一再。過謂玄極。韜中曰。昔獲見二會語。輒讚歎曰。是何其奔注放溢。若千江一源也。是何其震盪迅利。若雷驚電掃也。是何其混融圓滿。不見斧鑿之痕也。是何其絕枝蔓。去町畦。不墮情識之境也。蓋自真乘中流出。視彼東掇西拾以應用者。相去奚啻九萬里也。因其言語。窺其造詣。佛菩薩地位人哉。然而往往為唱提策勵而發。宣闡法要。究竟已事之為務。是以不暇泛及也。今觀此錄。則朝廷之上。郡邑之間。市井之中。山林之下。其人。其行。其事。其文辭。若善。若善若非善。若是若非是。若當若非當。若優若非優。靡所不具。可以勸焉。可以懲焉。而於儒者。釋者。道者。仕者。隱者。老者。雅者。富貴者。貧賤者。商賈者。藝術者。屠沽者。農圃者。以至婦人女子。輿隸臧獲。莫不有利益焉。夫慈雲之鬢鬣也。尺地無不遮蓋。法雨之滂沱也。莖草無不溉沾。日月之東升西降也。無昏衢之不照。霄壤之上覆下載也。無含生之不攝。此錄之作。其心蓋如斯。以大慈悲憫一切眾。多諸方便。巧為道引。使祛逐邪妄。而不昧真智。平等無有異。如此。師之能仁於是乎在矣。真佛菩薩地位人哉。有能於此一覽之頃。超然頓悟。始於不勸懲。而至無所不勸懲。無所不勸懲。而至無勸懲。由正途而入覺地。結習不能使。業識不能縛。是則能體禪師纂錄之心矣。玄極。韜中汲汲焉刊印而流布之。其心亦禪師之心也。於戲。尚可視同尋常隨筆。徒以廣見聞。資游談哉。作是說已。遂書以為序。

洪武二十五年冬十月二十四日

無聞居士眉山 蘇伯衡 敘

定水寶葉和尚。四明人。參徑山虛堂。凡宗門話頭未能透脫者。必咨扣老成。不透脫不_已。一日。造虛堂。問云。德山末後句。若謂之有。德山焉得不會。若謂之無。岩頭又道德山未會。望和尚慈悲指示。虛堂云。我不會。汝去問雲首座。師去問雲首座。適雲首座遊山歸。索水濯足。師亟進水。委身出手為摩捋之。却仰首問云。德山末後句。某甲未識有無。望首座開示。雲首座以兩手掇濯足水澆潑云。有什麼末後句。師不明其指。明日。見虛堂。堂問云。我教你問雲首座末後句。他如何說。師云。依和尚尊命問之。被他用濯足水澆潑。堂云。他更無別語。師云。他道。有什麼末後句。堂云。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師於是釋然。雲首座者。閑極和尚也。為虛堂上首弟子。有高行。住虎丘而終。

平江定惠住持因大方者。天台人也。法嗣古林。不檢細事。疎宕自如。與郡守周侯義卿善。大方既謝院事。寓靈岩老宿華公房。至正戊戌九月八日。周以事入山訪之。大方云。某此月十四日即此山火化。侯其為我證明。周戲諾之。別去。至十三日。以偈寄周云。昨日巖前拾得薪。今朝幻質化為塵。慙慙寄語賢侯道。碧落雲收月一痕。周得偈。亦未之信。是夜。請於華以燥薪為高棚。仍借一龕坐去。華謂。薪則從命。龕則無有。遂指華所坐木榻曰。此亦足矣。華如其言。十四日。晨起。登殿畢。與眾僧訣。復說偈曰。前身本是石橋僧。故向人間供愛憎。憎愛盡時全體現。鐵蛇火裏嚼寒冰。遂袖燥薪行陞柴棚。自秉火。薪得火。烈焰熾然。於火聚中祝香曰。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元從劫外來。不是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度數珠與華云。聊當遺囑。火焰到所。多得設利。周聞之。驚嘆不_已。既為建設利塔於靈岩。復為詩以悼之云。

元兵下江南。金山賢默菴被伯顏脅而置諸幕中。從至武林。時中竺珂公雪屋以宋鼎_已遷。即謝寺事。默菴雅知公。且尊其道行。因言之伯顏。請公陞住靈隱。默菴親持請疏扣公門。公抽關。露半面問云。汝為誰。默菴云。和尚。故人某甲也。公落關云。我不識你。蓋公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而深拒之如此。時座下有首座某。年八十餘。歎曰。我生於宋。老於宋。乃不得死於宋。遂絕粒而死。

叢林中。道聽之說皆不足徵。後世傳大惠與佛智同參圓悟。悟偏愛佛智。而大惠常不平。後佛智住育王。大惠踵其席。託以沙水不

利。發其塔。而真身不壞。以鑊鑊破其腦。灌油而焚之。果爾。可謂慘戚之甚。常人尚不忍為。而大惠忍為之哉。嘗讀佛智塔銘。乃闍維。葬設利。未嘗有全身入塔事。又咲翁住育王。役工起廢無暇日。適天童虛席。都堂省奉旨遷師補之。師以育王土木功未就。上書宰相求免。有天童即育王。育王即天童之語。蓋翁清規嚴肅。衲子有犯無恕。皆憚之。因見其辭天童命。相鼓合造謗。乃有將錢十萬買天童之語。至今無知輩相傳以為口實。予前元重紀至元間。訪雅景文于普福教寺。景文出翁上宰相書真墨以示。始徵前謗為非。及讀無文文集中行狀。三塔塔銘。其言師辭天童皆與書意同。夫二師之道。猶日月麗天。莫不蒙照。而無謂之謗。雖不足污師。然亦不可不辨也。

靈隱千瀨和尚者。浙右人也。嗣愚極。讀書綴文。眼空當世。嘗著扶宗顯正論。其剖拆邪正。訂定是非。極有可觀。但其中以宗師拈椎豎拂為譚柄。引晉王衍握玉麈尾。與手同色事為證。夫宗師拈椎豎拂。乃激揚向上一著。豈細事耶。而千瀨以為談柄。非惟昧失自家正眼。抑亦疑誤後人矣。

元既滅宋。以楊璉真加為江淮釋教都總統。奉命發宋南渡諸陵于越之山陰。演福住持澤雲夢者。從真加。獨凌辱理宗遺屍。必夙怨也。雲夢意在諂順真加。亦以左足踢其脇。無何。楊州有人暴死。到閻羅王界。卒報。陽間天子來。閻王下殿迎。見黃屋左纛。車馬駢填。與世主儀仗無異。既坐定。少頃。有鬼卒杻械一僧。引至殿前。陽間天子責問曰。朕在位四十年。治國治民。固無大過。於汝教法。未始不為流通。與卿無讎。卿胡廼阿真加。亦過辱朕。遂勅猛士以鐵錐錐其左足拇指。高揭而捶之。其痛苦之聲。酸嘶慘戚不可聞。須臾退去。暴死人恠而問。陽間天子為誰。有人對曰。宋理宗皇帝也。被捶僧為誰。曰。杭州演福住持澤雲夢也。暴死人甦。於是到演福。詢其事以驗所見。而雲夢左足拇指發瘡不可治。已殂矣。

近代吾宗卓絕之士。其臨機設施。不踏古人舊轍。而能運己之智。開人之心。使教法頓增九鼎之重者固多。何今之罕見哉。杭下天竺鳳山儀法師。前元延祐初。際遇賜三藏鴻臚卿號。不食其祿。教門少有齟齬。必整理之。高麗駙馬瀋王被旨禮寶陀觀音。過杭。出褚中錢。就明慶寺設齋。齋諸山住持。省官以下。諸衙門官。躬董其事。及班列位次。以瀋王中居講堂法座上。眾官以次班法座上。諸山列兩廡。既坐定。而師後至。竟趨座上問王曰。今日齋會為何。王曰。齋諸山。師曰。大王既言齋諸山。主人今無位。而王自處尊位。諸山列兩廡。至有席地而坐者。與邏齋何異。於禮恐不然。王聞之。惶愧請謝。即下法座。前揖諸山。分賓主。而眾官退就兩廡

諸山位。齋畢。王握師手曰。非吾師。幾不成禮。噫。所謂臨機設施。而能開人之心者。鳳山其人歟。

虛谷和尚。辭仰山。赴徑山。到袁州城裏。四遠檀信贖金錢褚幣。委積滿前。虛谷徐謝之曰。吾不敏。兩浙諸山以吾頗諳宗趣。虛徑山席處吾。欲吾開堂說法。闡揚宗趣耳。豈以貧窶見嫌。諸君所贖物請還。庶免新華嚴之謔也。囑侍僧囊道具隨身而已。

予天曆間參一源靈禪師于湖之鳳山。因究趙州勘臺山婆子話不破。一日。侍次。舉以問師。師云。我早年在台州瑞岩方山和尚會中充維那。亦曾扣以此公案。山云。靈維那。爾下一轉語看。我當時隨口便道。盡大地人無奈者婆子何。山云。我則不然。盡大地人無奈趙州何。我當時如饑得食。如病得汗。自覺慶快。乃云。侍者。爾別下一轉語看。予當時打个問訊便行。嘗記師初入院。上堂。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槌公案。拈云。世尊以是錯說。文殊以是錯傳。新鳳山今日以是錯舉。會麼。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其時。竺元先師隱居六和塔。聞之。歆艷曰。宣政院舉許多長老。惟鳳山較些子。師。寧海人。徑山雲峰手度弟子。出世嗣方山。為人慈忍有容。提誨不倦。示寂。人識與不識。無不嗟悼。

佛經中說。海中有魚大如山。背上產大樹。晝夜被業風鼓撼。痛苦難喻。莊生亦云。北海有魚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至正癸卯。有人從奴兒于來。言彼處近有魚大如山。從海中過。揚鬣鬣。露脊尾於水面。背北投南。隱隱而去。四日四夜。始盡其身。此所謂大身眾生。夙業所感如是。然阿脩羅王立大海中。身與須彌山齊。以手簸弄日月。其視此魚。則小鮮也。世人局局乎其耳目之所及。耳目之外。皆以為誕。吁。

禪門宗要者。乃雪山曇公之所作也。雪山於宋淳祐間依方山禪師于台之瑞岩。則其成此集也。豈苟哉。余少時嘗依鳳山靈公。夜參次。公忽言及宗要。其中提掇古人不到處。餘不能及也。故授一冊命讀之。後四十年餘。天衣清業海者。重為刊板。志固可尚。既自序。復求用章俊公序之。皆言雪山盜他人成集作己刊行。指恩公斷江一言為證。又為分作十卷。每篇取本篇一語為題。牽合破碎。失旨頗多。余患來者不審其由。反然業海而陋雪山。故記之。

虎丘東州。靈隱獨孤。同鄉同學。交義甚厚。東州住虎丘日。適在城萬壽闕主。諸山擬舉獨孤主之。時獨孤住湖州天寧。歷階而陞。非躡也。東州力沮之。獨孤聞之。不以為意。踰年。東州緣化到湖州。欲見之。自負內慚不見。恐其基我敗我緣事。故瞰其亡而往見之。獨孤得報。亟歸。盡禮館穀。又捐私帑。為之牽先。從容敘交義。與昔無少異。泊東州歸虎丘。深夜於方丈致爽閣中。且行且自訟曰。獨孤君子。壽永小人。予觀今之叢林中為朋友者。爭一語之

隙。一絲之利。至於造謗。讒相擠陷。恨不即斷其命。以快於心也。求如獨孤之寬厚。東州之自訟。幾希矣。凡弟子之於其師也。掩惡而揚善。順是而背非。是謂之孝。掩善而揚惡。背是而順非。謂之不孝。苟師無善可揚。嘿之可也。強以善加之。使之竊議。反訐其不善。無是可順。諍之可也。強以是從之。使人竊議。反訐其非。亦不孝也。切觀近來大方尊宿遷化。其弟子為具狀。求名公銘其塔。必書生時父母得異夢。死時火後牙齒。數珠等不壞。設利無數。無此數端。不成尊宿矣。是皆不肖子。不明正理。妄立偽言。玷辱其師。可謂孝乎。傳燈一千七百善知識。有設利者。十四人而已。寂音尊者僧寶傳八十一人。有設利者。數人而已。且吾宗所重者。惟在宗通說通。有向上爪牙。為人解粘去縛。謂之傳法度生。餘皆末事也。至若火化而間有諸根不壞。設利流珠者。蓋其平日所修純淨之驗。亦豈易得哉。余懼後來遞相彷彿。造合偽言。妄美其師。而鑄之於石。使異教人讀之。反疑先喆有靈異者。亦成偽矣。遺害教門。固非小小。痛哉。

東暘。住道場。被廊僧誣以事。訟于宣政院。院檄委本覺住持了菴。同郡守理其曲直。了菴曰。東暘確守規繩。馭眾嚴肅。在下者不得縱肆。故妄興詞訟。欲去之耳。今廁吾羣。有司閑坐府廳上。而東暘是鞠。吾何以堪。即退居南堂。楚石住嘉興天寧。值有司重作官宇。闕木石。欲取村落無僧廢菴應所需。因集諸寺住持議之。時楚石力陳不可者沮之。有司弗聽。遂撾退鼓。歸海鹽天寧。二老皆勇於行義。視弃師席之尊。不啻如棄弊屣。今雖荐禍患嬰已。而猶濡忍戀戀。亦獨何哉。

雲外和尚。昌國人。生而身裁眇小。精悍有餘。說法能巧譬傍引。貴欲俯就學者而曲成之。至於奔軼絕塵。雖鵠眼龍睛。亦無窺瞰分。洞上一宗之傳獨賴之。晚住天童。四海英衲俱萃。師不倨傲。不貪積。不私食。得施利。隨與人。見後生。敬之愈謹。期任宗門也。二時粥飯必掌鉢赴堂。既寂。無餘資。禪者率錢津送。後事弟子聘大方。舁獨木。省愚菴。證無印四人。足大其宗。但位不稱德。無嗣其法者。惟無印下。僅有一二人耳。

溫日觀者。不測人也。號知歸子。早游教庠。尋入禪肆。縱性樂道。不拘小節。獨心係安養國。雖造次顛沛。未始暫忘。喜臨晉帖。寫蒲萄二者。並臻其妙。凡到諸刹。臨別必索之錢。隨所得。詣屠沽家沽酒獨酌。餘錢散與街坊小兒。令為前導。齊聲喝云。相公來。是故見之。輒追逐成群隊。作為詩偈。度越前古。後終于西湖教寺。或謂託生白湛淵家。豈世緣未了而了之耶。

竹莊岳公。住台之兜率。生有氣量。平視前輩。故嫉之者眾。前朝天壽節。各州縣必擇請諸山住持一人說法。竹壯適當其任。嫉者多

購禪容出問話。欲挫其機。知事人知。具白。竹莊曰。戶門庶務。知事人為之。陞座說法。乃住持人任。汝無多言。明日。到天寧。坐方丈客位中。與諸山談笑自若。逮鼓鳴。乘輿至法堂。對眾官祇揖登座。祝香罷。斂衣就座。僧出問話。袞袞不輟。竹莊答之如流。又能就其語反徵之。而自退衄者有焉。如是更四五人。眾官厭久立。止其餘不許出問話。遂提綱舉話。風飛雷厲。電卷星馳。人皆劫劫。我獨有餘。彼嫉之者。縱一人具千萬舌。亦不能勝讚者之口矣。惜壽命不永。非叢林福。

黃岩靈石新古帆。初見東州于虎丘。嘗委以藏鑰。次見竺元先師于鴻福。一夕。上方丈請益云。某甲看狗子無佛性話。無人頭處。望和尚垂示。先師厲聲云。夜深。下去。古帆歸堂中。詬罵云。不為我說即休。何得見嗔。有人說向先師。先師云。他向後自會去在。古帆聞之。當下廓然。出世。一香為先師拈出。

寶雲文宗周者。象山人也。淹博教觀。持律甚嚴。尋常與人言。蹇訥不出口。至陞座豎義。講說滔滔。若建瓴之水。莫之禦也。臨終。陞座講十六觀經。終卷。欲與眾訣。左右進前啟曰。和尚。後事未曾分付。奈何告寂。宗周曰。衲僧家要行便行。有什麼後事。啟者益懇。於是下座歸方丈。一一條盡之。即合掌稱念西方四聖尊號。回向發願畢。遂入滅。火化。設利燦爛。

竺元先師。聞如一菴自淞西多購文籍歸太白。乃寄書與一了堂。有云。聞一菴多買文籍歸。想無別事。只欲教幾箇雛僧耳。爾可向他說。何不自休去。譬如逐兔之犬。終日逐之。不失其跡。逐之半途。又見麋鹿。棄兔逐鹿。兩俱不得。好憊懼。予居徑山蒙堂時。嘗拜書問先師起居。答以手簡云。汝在蒙堂中火爐頭拈弄火筋處。語言談笑處。喫湯喫水處。皆是汝自己。更非別人。直截工夫。無出於此。予想先師當時必以我為庸鄙。不足承惡辣拳踢。故曲示此說。正是拈黃葉當金悅小兒耳。不然。何拖泥帶水如是耶。嗚呼。先師入滅已三十餘年。述此訓言。如同對面。

誠道元者。處俗。從石塘胡先生游。出塵。參虛谷公於徑山。嘗著性學指要十卷。大有補於世教。至正丙申。喜禾高士明編次刊行。其時張士誠據蘇州。擅稱王。有鄭明德·陳敬初·倪元震輩輔之。諸儒以其書駁晦菴。論性失旨。言之於士誠。士誠命毀其板。夫性虛廓寂寥。冲漠絕朕。豈可以善惡。善惡混分三品。與氣質等而論之。則道元之辨之也固宜。吾聞禹聞善言則拜。顏子得一善則拳拳伏膺。今諸儒皆推尊禹·顏者。而所行與禹·顏不同。何耶。

古林和尚。住保寧。道望隆重。當時據大師位者忌之。雖大方有虛席處。鮮肯舉之。天童雲臥死。袁文清公時在翰林。特以書抵明州萬壽莊雪崖。云。古林翁曩在虎丘一識。機鋒峭峻。議論冰雪。足

可扶激頽風。今天童虛席。雪崖宜一舉之桷。雖俗子。深為扼腕。由是得與遴選之數。而又不及中。惜哉。

雪竇常藏主。橫山之弟子。貌寒陋。眼不識丁。惟習禪定。所作偈頌。事理混融。音律調暢。大有啟迪人處。故同時人皆以常達磨稱之。余少年於徑山識之。今尚記得其所作頌四首。曰鐵牛·曰海門·曰苦筍·曰息菴。

鐵牛。曰。

百煉爐中輓出來 頭角崢嶸體絕埃
打又不行牽不動 這回端不入胞胎

海門。曰。

業風吹起浪如山 多少漁翁著脚難
[拚-ム+去]命捨身挨得人 方知玉戶不曾關

苦筍。曰。

紫衣脫盡白如銀 百沸鍋中轉得身
自是苦心人不信 等閑咬著味全珍

息菴。曰。

百尺竿頭罷問津 孤峰絕頂養閑身
雖然破屋無遮藍 難把家私說向人

大凡住持人。須要鉗轄僕隸。亦宜時時以善訓之。庶不為惡而無累焉。千瀨住嘉興天寧。僕隸盜街坊人狗。煮而食之。千瀨得煮狗名。荊石住姑蘇承天。駕舟赴檀家請。經墅落。僕隸盜居民羊。煮而食之。荊石得煮羊名。夫盜狗盜羊。於二人何與。而當其惡名者。蓋尋常失於鉗轄嚴訓而致然也。後之人亦當以彼二人為戒。夫住持者。蓋住一切菩薩智所住境。護持諸佛正法之輪。所謂佛子住持。而百丈立斯名。豈偶然哉。近代為住持。而名焉利焉者。不知其所係之重。間有好交俗子。從事飲啖。吁。可惜哉。台州洪福琛石山與近寺俗子方公權交。互相治具。日事飲啖。寺僧有方監寺者。求掌庫職。已喏。而公權以私憾譖沮之。方監寺懷軼軼。賄方丈僕。置毒茶中。毒公權。公權敬石山。轉已茶盃先奉之。受毒死。方監以誤毒石山。常懷憂疑。一日。聞桑扈鳥鳴。自配其聲為方監殺我。憂懼益甚。遂病。畏見天光。嚙藁薦而死。原其始。只為石山不守職分。與俗子交。而聽其言。遂輕喪自身。後之人可不戒諸。桑扈鳥。田埜人呼為鍛磨鳥。春暮始鳴。俗配其聲為張監鍛磨。此僧以為方監殺我。如提葫蘆·婆餅焦·脫布袴·泥滑滑類。皆因聲而得名。

合尊大師者。宋幼主瀛國公也。既歸附大元。薩禪皇帝命薙髮為僧。帝師躬為摩頂。授祕密戒法。精煉堅確。已多應驗。至英宗朝。大師適興吟詩云。寄語林和靖。梅開幾度華。黃金臺上客。無

復得還家。諜者以其詩意在諷動江南人心。聞之於上。上收斬之。白乳流溢。上悔。出內帑黃金為泥。詔江南善書僧儒集燕京。書大藏尊經。庸助冥福。首夏駕幸上都。避暑中途遇弒。新書經未及半藏。乃已。

至正辛丑。陝西有民家小兒。甫三歲。一日。村巷中遇縣官喝道來。衝前呼其名。作揖曰。相別頗久。尚無恙。縣官驚訝曰。此小兒焉知我名。乃進而問之。小兒為言前生姓名。又連舉舊與酬唱詩數首。縣官始信其為故人也。復為縣官言曰。自與君別。今得為人身。已歷三生矣。初死為狗。自厭之。故嚙主家兒。主家怒殺。我再生為鶉。又厭之。投河溺死。今得為人。與公再相見。萬幸也。聞此兒前身喜玩易。受用大極。未動以前一著。故出生入死。不受生死移換。麻衣名易曰心易。慈湖名易曰已易。有旨哉。

破菴和尚。退資福。赴徑山。蒙菴招。委以立僧首座職。有寶上座者。具大知見。遇住持。首座開堂。必橫機捷出。迎鋒取勝。一日。破菴開室。寶上座至。破菴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寶擬議。被打出。其時。寶待破菴舉語盡。乃進語。既於中有處被打出。以謂破菴故摧我。歸衣單下脫去。火後。鄉人收舍利呈破菴。破菴拈起云。寶上座。饒爾有舍利八斛四斗。置之一壁。還我生前一轉語來。擲地。惟見膿血。聞之於先輩。

元至正丙申。張士誠破蘇州城。其弟九六者。先入城。擇居第。見承天寺深邃爽朗。心樂之。欲易以為宮室。命士卒毀殿中佛像。士卒畏罪福。不敢從命。九六怒。自挽弓射中尊面。即盡毀。迎士誠居之。丁酉。今朝大兵攻呂口黃埭。九六督兵出戰。敗就擒。被斷右臂。然後殺之。戊戌。方國珍為行江淞省分省參政。屯守明州。左右司官劉仁本者。頗嗜文學。自編平昔所作詩文成帙。刊板印行。取在城僧寺藏經。糊為書衣。揭去經文。寫自詩文。吾人見之。雖心酸骨苦。無如之何。吳元年。大兵取明州。國珍降。朝廷數仁本有不忠之罪。鞭其背。潰爛現肝臟乃死。九六。一勇夫耳。不明罪福。尚可宥。仁本。習孔子業而忍為之。孔子曰。敬神如神在。況吾佛為三界大聖人乎。故二人一毀其像。一廢其書。不旋踵俱受極刑之報。夫報其所可報者。實自報也。非吾聖人報之也。鄞城官講所。有二僧同居。一僧苦於鼠。以大小二桷裝照鏡撲鼠。機發受撲。僧急去携水欲淹殺之。同居僧不忍。潛揭桷縱去。明日。撲鼠僧他出。是夕。僧獨宿。見群鼠喧聒異常。僧厭云。我他夕縱汝。汝反聒我耶。早起。榻前拾青條一事。心甚疑焉。數日後。僧以條束腰。隣僧指云。此是吾物。嘗失之臥內。公奚得。僧陳所以。始知是夕鼠集黨竊隣僧條以報德。故喧聒耳。

覺範僧寶傳。始名百禪師傳。大惠初見讀之。為剔出一十九人而焚之。厥後覺範致書與黃檗知和尚云。宗杲竊見吾百禪師傳。輒焚去者一十九人。不知何意。覺範雖一時不悅。彼十九人終不以預卷。多見人議僧寶傳止於八十一人。欲準九九之數。乃燕人舉燭之說也。

鐵鏡和尚。住何山。座下有恭都寺者。四明人。廉介自持。精修梵行。日誦法華經一部。臨終無疾苦。更衣坐逝。闔維。舌根不壞。湖海人聲偈追悼。至今有能言之者。嘗夜坐。有偈云。點盡山窻一盞油。地爐無火冷湫湫。話頭留向明朝舉。道者敲鐘又上樓。鐵鏡特為陞座稱賞之。

余訪南堂於本覺。夜坐間。言及做言句有練纏痛快之殊。却舉先休居送僧偈云。如蚕作繭自包纏。百匝千重在面前。裂得破時全體現。渾家送上渡頭船。東州次韻云。動靜何曾涉蓋纏。何須更透未生前。故園千里今歸去。陸有征途水有船。復云。休居雖精密似覺練纏。不若東州之痛快矣。

予早年居鳳山擇木寮。飯後遣困。與朋友擲選佛圖。一源和尚聞之。令淨頭送至。偈云。百千諸佛及眾生。休向圖中強較量。心印當陽輕擲出。堂堂高坐寂光場。次日清朝問訊。乃云。古人無剪爪之工。汝後生輩忍得唐喪光陰。且擲選佛圖。到極合殺時。擲得一個印出。便歡喜云。我成佛了。殊不知一切時。一切處。皆是汝成佛處。汝却不知。

仲謀和尚。住溫州仙岩。天下正太平。衲子參訪者無虛日。予與明性元。瑞瑩中三人同至仙岩。性元。瑩中尚為侍者。余已典藏。恰值月望。陞堂云。一默酬僧。雷轟電激。三呼領旨。王轉珠回。七十三。八十四。築著磕著。礙塞殺人。拈主丈。昨夜西風枕簟秋。無限蟬聲噪高樹。後結集人改礙塞殺三字為能有幾。為其不知立言之難。妄以淺見改易先輩語。大似以水潦鶴易諸佛機也。

黃巖濠頭。丁安人。諱覺真。號竺心。初參田絕耕于委羽山。有省。遂棄家屬。結菴自居。見古愚於湧泉。愚云。良家女子。東走西走作麼。對云。特來見和尚。愚云。我者裏容爾不得。丁拍手一下。云。三十年用處。今朝捉敗。愚休去。見無際于鴈山春雨菴。入門云。春雨如膏。行人惡其泥濘。際云。不是。不是。擬進語。被喝出。晚年就邑中明因寺前開接待。有僧提包直入臥內。問之曰。爾是什麼僧。僧云。行脚僧。問云。爾脚下草鞋[糸*(傘-(企-止+十)+大)]斷。為甚不知。僧無語。即擲出其包云。者裏無爾措足處。又有僧纔入門。丁云。達磨大師來也。僧云。我不是。丁云。是固是。只是鼻孔不同。一日。與明因尼奎長老相見。問曰。

聞長老夜來生得兒子。是否。答云。且道是男是女。丁云。鷄銜燈盞走。鰲咬釣魚竿。

育王勉侍者。余族姪也。年少有志參學。不幸短命而死。嘗作偈送一侍者游台鴈云。鳥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雖不涉言詮。早已成露布。天台嶺上雲。雁宕山中樹。此去好商量。莫觸當頭諱。臨終書偈云。生本不生。死亦非死。祕魔擎叉。俱抵豎指。予嘗詰其悟入之由。對云。勉曾於玉几坐栴檀林經案側。偶見珪藏主與僧講論。僧問云。如何是向上事。珪藏主以兩手捏拳頭置頭上。仍合掌云。蘇嚙蘇嚙。因此得个歡喜處。狼忙到蒙堂。舉向達首座。他笑云。爾又來耶。從此胸次自覺了了。予後見珪藏主。舉以問之。惟見其面頰發紅。不敢對。徐又問之。乃曰。我當時做這般摸樣戲此僧。實不自知為何如也。信知此事不在言說上。至若風動塵起。雲行鳥飛。皆是控人入處。自是當面蹉過。今觀珪藏主戲此僧。而勉侍者得个歡喜處。正如佛會中有少年沙彌以皮毬戲擊老比丘頭。與他證四果事可以並按。

方山和尚。住淨慈。為眾開堂。問僧云。南泉斬却猫兒時如何。僧下語皆不契。有一僕在傍云。老鼠做大。方山云。好一轉語。不合從爾口裏出。東嶼和尚住靈隱。開室垂語云。魚以水為命。因甚死在水中。一僧云。河裏失錢河裏撿。師深肯之。石室和尚住雪竇。開室垂語。不許人下語。三尊宿為人用處雖有不同。而剖心露膽未嘗不同。後之覽者。宜具眼焉。

刀鐻張生。名德。鄞縣下水人。世為大慈供堂。好習禪學。常隨眾聽法。自覺有省。人無知之。因天雪。小童團雪作佛像。禪流各為偈詠之。生隨後吟偈云。一華擎出一如來。六出團團笑臉開。識得觸體元是水。摩耶宮裏不投胎。針工丁生。天台人。參方山和尚于瑞岩。曾蒙印可。詠琉璃偈云。放下放下。提起提起。一點靈光。照破天地。二偈借事顯理。俱切到。余並錄之者。蓋不以人廢言也。

護聖啟迪元。臨海人。為書生時。拜叔父堅上人于里之寶藏寺。偶閱其几上首楞嚴經。至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處。置卷細繹。良久自肯。白父母。求出家。禮徑山寂照為師。服頭陀行。久而益勤。出世護聖。緣不順。退居東堂七年。著書曰大普幻海。曰法運通略。曰贅談。曰疣說。曰儒釋精華。曰大梅山志。總若干卷。又作佛祖大統賦。由是得心癆疾而卒。壽四十三。

天童西岩和尚。蜀人。南游徧參。至徑山見無準。機語相投。容入室。欲授藏主職。或者以力攘之。次日。為亡僧訥侍者起龕。怯眾。一辭不吐。無準即令維那請惠侍者起龕。惠至龕前。連喚訥侍者者三。人亦以為怯。乃曰。三喚不應。果然是訥。頂門放出遼天

鵲。無準黜或者。而以惠侍者代其職。惠侍者即師也。師先依妙峰于靈隱。靈隱重彩飾兩廡壁面五十三參相。禪衲各以偈賀。師亦有。而妬之者不以登卷。妙峰閱卷問曰。惠侍者何無。曰。有。不足登卷也。妙峰曰。試舉看。既舉。妙峰親為書之卷首。自此聲名爛熳。住天童。幻知菴。為歸藏計。別置祠奉妙峰。用報知己。其賀偈云。幸是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繪虛空。善財眼裏生花翳。去却一重添一重。

浩靈江。古林和尚弟子。古林住饒州永福時。靈江為第一座。結夏秉拂。禪學出問曰。進一步時如何。答曰。撞牆撞壁。退一步時如何。答曰。墮坑落塹。不進不退時如何。答曰。立地死漢。有人到方丈讚歎曰。首座秉拂答禪客三轉語。盡赴來機。好。古林云。好在什麼處。不見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雖然。切不得便恁麼會。

湛天淵。當天曆改元。在鳳山一源和尚會中居前板秉拂。預呈提唱語。其間有云。翔鳳山前行。看白雲乍舒乍卷。禹泉亭上坐。聽流水或抑或揚。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眼處佛事。便見非惟觀世音。我亦從中證。一源指便見二字云。有此二字。是與別人說話。無此二字。方是自家說話。天淵不覺避席。退謂人曰。還丹一粒。點鐵成金。堂頭之謂也。天淵。東嶼和尚室中龍象。風規凜凜。人所敬畏。出世芝塘。明因而終。與敏仲謙齊名。仲謙道勝德優。能下人。出世洞庭翠峰而終。使造物者假二公壽。必能恢雙清之宗。如晦堂之有死心。靈源矣。

奕休菴。揚州人。早歲遊淮甸。燕京。五臺。值歲饑。附商舶抵明州。客天童。衣壞衲。日一餐。夜不寢。儼有古德之風。奉化上雪竇虛席。眾削牘請為住持。奕欣然携一笠而去。坐方丈。掌其金穀。不周歲。盡變平昔所為。向之壞衲。今已輕裘。向之一餐。今已列鼎。左右稍有犯。必瞋怒。自起撲犯者仆地。用拳舂脚搗。待氣伸心暢始休。既而盡括常住羨餘。就鄞城買民房。易為菴而居。日以資生為事。與竹林寺僧爭屋。訟于官。對理不直。牢死。今之緇門中。假善要榮。貶辱大教。豈止一休庵而已。詩云。靡不有始。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諺云。人有可修之福。可延之壽。此以一世為論。未能究其原。如確以三世為論。能究其原。未能通其變。變者。一世可以括三世。三世可現行之於一世。且三世之因果與一世之因果。雖有久速之殊。實不出乎一心之作受也。何則。多見世人為善者反賤夭。為惡者反福壽。蓋其前世為善重者。今世雖為惡。惡不勝善。故福壽。前世為惡重者。今世雖為善。善不勝惡。故賤夭。而今世善惡之報。則又在來世。其或前世為善為惡不甚重者。今世所為稍勝之。

即能變賤夭為福壽。變福壽為賤夭。故人宜通其變。勿礙乎三世。而怠其現修。昧乎一心之作受也。徑山古鼎和尚。生稟侏儒。唇褻縮。齒露齦。聲嘶噪。膚腠皴腊。相工相之曰。爾之四賤相。萃乎侏儒之軀。平生不言而可知矣。師因自立誓。禱之於觀音大士。日持聖號無算。夜禮聖像以千計。如是修之二十年。忽賤相化為福相。唇舒緩而齒隱。聲圓潤而膚腠光膩。後與向之相工遇。賀曰。吾師今之相非昔之相矣。況陰鷲紋已現。即當居顯位。大振宗風。其年出世隆教。自隆教遷寶陀。自寶陀陞中竺徑山。不滿五年而三遷。居徑山十二年。壽七十九。師之修禱感驗。非獨能增福壽。又能變其形軀。如以物寄人庫藏。而就取之之易。亦可為吾人自怠者之勉焉。

混源禪師。住紫籜。既為庫司。壁記。復題其後云。滴水粒米。盡屬眾僧。務悅人情。理難支破。當思披毛戴角。歲月久長。明因果人。幸宜知悉。遺墨歲久。漫滅殆盡。後一山和尚來踵其席。重粉飾其壁。親為書之。至今尚存。惟利是圖者。不可不自省。

老素首座。一生掩關潛伏。世無識之者。元天曆間。有禪人得其述懷山居偶書三偈真墨。請歸源先師著語。先師云。叢林皆以其不出世說法為恨。今讀此三偈。如金鐘大鑪一擊。眾響皆廢。謂之不說法。可乎。偈恐久而無聞。因如日記之。傳燈讀罷鬢先華。功業猶爭幾洛叉。午睡起來塵滿案。半檐閑日落庭華。尖頭屋子不嫌低。上有長林下有池。夜久驚飈掠黃葉。恰如篷底雨來時。浮世光陰日不多。題詩聊復答年華。今朝我在長松下。背立西風數亂鴉。

鴈山羅漢寺證首座。目瞽。見道明白。每朝以掃地為佛事。有僧問云。者片田地。掃得乾淨也未。證豎起苕帚示之。又有僧問云。真淨界中。本無一塵。掃地作麼。證亦豎起苕帚示之。樂清有山。名九牛。證嘗詠之以頌。曰。四五成群知幾年。春來秋去飽風烟。清池有水何曾飲。綠埜不畊長自眠。个个脚跟皆點地。頭頭鼻孔盡遼天。尋常只在千峰頂。大地人來作麼牽。

歸源。住薦福。一夕。與座下僧茶話。師舉。東坡訪佛惠泉禪師于蔣山。泉問云。大儒高姓。坡云。姓秤。泉云。是什麼秤。坡云。稱天下老和尚舌頭底秤。泉喝一喝。云。且道者一喝重多少。坡無語。師命僧各代一轉語。時無酬之者。惟源藏主起剪燭。一侍者咳嗽一聲。師笑云。源藏主剪燭。一侍者咳嗽。隨有定藏主請師自代。師云。洎不過此。源藏主。即溫之壽昌別源也。一侍者。即明之天童了堂也。二人同嗣其法。定藏主。即大慈天宇也。出竺西門。元至正間。江淞行省丞相達世鐵穆示公兼行宣政院事。便宣行事。特兩度馳檄。欲起師住天童。徑山。皆以老病辭。

溫州壽昌別源禪師。奉化人。久參歸源。志存擔荷。不躡餘蹤。無際本公住江心。晚分座接衲。暨出世白鶴。無際以厚禮冀嗣其法。師笑而已。酬恩一薊。竟為歸源拈出。叢林皆服其為人。師三處移場。入門先修繕客館。凡所須物畢備。雲衲至者如歸私室焉。年六十七。得微疾。與弟子仙巖皓長老徵詰數語。奄然而逝。姑蘇承天覺菴和尚。宗說兼通。人稱之為小大惠。元至元間。有華嚴宗講主某。奏請江南兩浙名剎易為華嚴教寺。陞教班資居禪之上。奉旨南來。抵承天。次日。覺菴陞堂。就為說法。博引華嚴一經宗旨。縱橫放肆。剖析諸師論解是非。若指諸掌。其時華嚴講主者。聞所未聞。大霑法益。且謂承天小寺長老尚如是。矧杭之鉅剎大宗師耶。因回奏。遂寢前旨。實覺菴之力也。

僧導。吳興人。元破江南。父被戮。母遭虜北行。導失乳。伯父收育之。逮年十四。問伯父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伯父為言所以。因發憤求母。再問。我母面目何類。伯父曰。汝類之。遂携鏡一奩隨行。習櫛髮業以資衣食。涉十寒暑莫得。忽至河間府狀元縣。遇牧馬老軍與語。正虜其母人也。引導歸家。坐未定。俄有老媪自外人。語帶南音。導出鏡自照。貌與媪類。亟拜亟呼曰。娘。娘。媪問鄉里。姓名及生時歲月無差。於是母子相執大哭。鄉民聚觀。浹旬日。導欲奉母南歸。其家老幼不聽。因引母潛遁。達揚州。置小籃輿。坐母輿中。自負而行。十步一置。必四方膜拜。然後拜母。直抵四明補陀山。祈觀音大士現相。始還故里。既而導求出家。母從之。不久。母死。火化。灰爐中得小玉觀音一軀。至今留宜興南門外精舍中供養。精舍乃導所建也。

上天竺我庵無法師。黃岩人。從方山和尚落髮。依寂照於中竺。獲侍箋翰。有舅氏教庠老成。挽之更宗。於是見湛堂于演福。研精教部。寂照惜其去。作偈寄之云。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後出世。既為湛堂嗣。仍薊一薊以報寂照。蓋其不以跡異而二其心也。寂照示寂時。師住四明延慶。遺書祝其力弘大蘇。少林二家宗趣而已。餘無他言。師又於祭筵中拈香云。妙喜五傳最光燄。寂照一代甘露門。等閑觸著肝腦裂。冰雪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年若干。無疾坐蛻于白雲堂。

東岩和尚。江西人。年八十一。四眾舉住天童。維時天童隳弛之餘。師念年老。承此重任。不遑安處。召其徒東。圓。慶三人。而分命之曰。東。我與江鄉士民有緣。汝往代宣吾志。得財為建萬壽。乾元。寶閣。範銅成千如來像暨供具。汝其任之。曰。圓。汝諳吏事。城中官府汝膺承之。曰。慶。汝小心謹愿。和燮上下。考歷羸縮。惟汝為能。汝守衣閣。不五年而閣成像備。推餘貲就象山

隄海田一區。以膽齋孟。官府恬熙。上下雍肅。雖出三人之力。苟非師規訓有素。焉能卒使之然耶。近見為人師者。務在肥其黨類。視常住隳弛如行路人視道旁棄舍。略不為意。可恠也哉。

斷橋和尚。為人峻硬。於衲子謹許可。住國清日。泳象潭為首座。垢古田為書記。藏主失其名氏。結夏秉拂。陞堂敘謝。乃云。首座見前輩來。不在稱譽。書記提唱語。如畫人物。種種俱備。但欠點眼爾。藏主提唱語却不知說箇什麼。他時後日也道在老僧會中辨事來。是其以主法為己任。不肯少損威光。迷謬後學。雖曰抑之。實欲扶之也。今之主法者。自家眼既不明。務以甜糖蜜水取悅於人。冀其感作法嗣。嗚呼。使斷橋見此浮靡。豈惟唾罵而已哉。

鎮江普照寺嘉吉祥者。山東人也。黑而瘠。肌類梵僧。早歲稟父母求出俗。父母責以無後為大。因從娶。育二子。始獲為沙門。習唯識業。至元二十五年。薩禪皇帝勅立江淮三十六御講所。普照居其一。詔師主之。講說外。日讀華嚴。以十卷為常課。與雲南端無念相友。無念。唯識宗之魁也。與師詳論佛理。無念或有少失。師正言救之。無念無不誠服。臨終火浴。舍利甚夥。其徒留骨石。貯以髹函。奉二十年。始建塔于丹徒雩山。逮入塔日。開視。但見舍利霑綴函袱。若蜂屯螿聚。觸之熠熠然也。鎮江之民多有圖其像祠之。稱為吉祥佛云。

明州海會寺僧子安。元至正癸卯秋。買山寶幢市之上建菴。開基。見古塋三[穴/毛/以]。以土實之。庵成。得病。一夕。夢入酆都。有三人衣冠甚古。列跪獄帝前訴安。曰。安。他生姓趙。名仕宏。曾為吏。以私屈我流遠。同受屈者四人。既獲肆赦。一人生修白業。死即超度。惟我三人前後死。同塋於此。今來又壞我陰宅。冤亦深矣。本共力殛之。念其為吏時嘗供僧八十員。今乃得為僧。故不敢爾。獄帝召安致前。責還其地。安受責。既覺。忽聞誠實之言。毋爽者三聲。次日。設淨筵。命榮枯木為說戒。安病隨愈。遂拆菴。復封馬鬣而去。

史僉事者。鄆城人。名銓。字衡甫。父憲夫。南臺丈夫。至正辛丑。與余會于鄆。極讚佛家持誦功德甚大。且言親見二事。信不可誣。燕京有士人。常誦胝天呪。忽一夕有厖眉老人扣門相告曰。某非人。乃龍也。因行兩失職。上帝有譴。願求一庇。士人曰。我何聖而能庇汝。老人曰。君持胝天呪。功德無量。言訖。老人不見。後數日。偶左手拇指甲下隱隱微痛。視之。有一細物如線。長三四分。其色紅。狀如龍。士人持呪如故。於是夜。老人再至。謝曰。賴庇獲免。願公即今以手舒出牕外。既從之。須臾。雷雨大作。但見一龍擘天飛去。濟寧有信士。好打坐。凡二十餘年。一日。報家人言。我去矣。於是坐脫。家人以其身推倒就枕。乃呼曰。無如

是。無如是。即起躍入池中死。後凡遇親舊。乃呼其姓名。與之談論如生。或索酒飲。人以酒滴瀝池中。即謝云。構了。如是者半年。後有僧乞食。至其家。聞池中有作人語。僧振威喝云。二十年打坐。工夫焉在。因此寂然。史公晚年禪誦惟謹。為是二事而起信爾。

洪武五年。余客上虞。夏蓋湖積慶精舍。偶一朝。有俞安人者。自百官市來。長跪於前。自陳曰。吾與吾夫不相得。發心修淨土已七八年矣。近一二年中。每於澄心靜坐時。聞空中細樂及鸛鶴之聲洋洋焉。余自謂為勝境現前。或謂是魔境。請禪師決之。予曰。是汝因聞經中有風吹百寶行樹。其音如百千眾樂。乃眾鳥之聲。一時同作之文。信之既篤。根於八識田中。無由除去。靜定之中。乃發現耳。汝後若再見此境。不得作勝想。亦不得作魔想。當頭與他一坐坐斷。便見唯心淨土。本性彌陀。全體皆是。豈在十萬億遐方國土之外耶。俞以手指自胸曰。吾自此疑團泮矣。

台州廣孝秋江湛禪師。黃岩斷江人。幼隸里之化城寺落髮。寺之右有岩壁極高聳。名松巖。其巔有法輪寺基。五代唐時勤禪師所創。以久廢。遺址蕪沒。師一日至其處。縱觀不覺悽感。如久客乍歸。戀戀不忍去。於是就傍鉅石下禪定。鄉民聞之。相勸送食。出資僦工興造。不數年成叢林。又於寺之後岡建塔。作歸藏計。忽一日。督其徒聞塔。尋遣人徧請。凡往來者。約日俱到山譯別。至期。道俗盆集。師於是令法輪住持信道原等設饌生祭。眾駭異。以為年耄潦倒。師促之愈急。逐出草具致祭。師坐堂上受食。餘者與徒眾一一霑味。信等讀文哭泣。師亦墮淚。於是起行人[穴/毛/以]中安坐。時檀越周衡之以觀音像求讚。及眾乞遺偈。皆迅筆為書。少頃氣絕。某年四月二十三日也。師遺命肉未冷即壅土閉之。眾不忍。次日始閉。樹塔其上。師之族姓及嗣法出世事。見諸用章俊公所著傳云。

道場及菴信禪師。婺州人。嗣仰山雪岩。有實行。四海禪衲切於究明生死者。樂從焉。有數尼亦求就堂前寄單。隨眾聽法。不逞之曹求職用不允。誣告師狎尼。私相與亂。被追到杭。拘五陌家。一夕。無疾而化。闍維。設利精瑩。誣者反坐。靈隱平山嗣其法。仰山雪巖和尚。婺州人。立志超卓。非其人不與交。早歲見無準于徑山。因鑄鐘。令作疏語。師成偈云。通身只是一張口。百煉爐中袞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於是命居侍司。職滿。準別請代職者。師不欲與是人交取。望見準送入門。即伏牕檻。作嘔吐聲甚厲。準知其情。故指云。此子無福。職始解已。得嘔血病。大怒之。師絕不為意。暨出世。嗣法薌雖屢屢拈出。不著於人。有云。破蒲團上。地裂天崩。不從人得云云。復懷香就座。

至仰山。始為無準焚却。尚有有準的。無準的之語。余謂雪岩年少被邁氣使。而無準為一代宗師。不能含忍。致父子情乖如此。凡據大方。握麈拂者。亦足自鑒。

中峰和尚。杭州人。既投師祝髮受具。決志參究。不到古人堂奧不已。時高峰和尚負仰山雪巖左券。居天目師子岩。立死關。誓不接衲。一見師大喜。授以話頭。師勵精咨決。因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徹悟。自是惠辯無礙。上至君王宰輔。下至三教俊英。莫不傾誠問道。所著書及語錄若干卷。弟子則天如徧集。奏入大藏。追贈普應國師之號。師形模魁碩。稍俯首則氣喘。常平日安坐。凡請求法語。以兩頭陀扛紙。信筆書之。

布衲禪師。明州定海人。得旨訣於高峰。嘗賡續永明山居詩。其意趣不相上下。而句法圓熟。間有過之者。臨終書偈。坐逝中天竺桂子堂。火餘。設利頗多。

誠止岩。住杭之虎跑。初參布衲。次見天池元翁信公有省。嗣其法。虎跑產業素薄。有僧數十人。師每日托鉢贍之。祁寒溽暑不少懈。年老示疾。坐逝。

珙石屋。見及菴於道場。後隱居吳興霞浦山。以清苦自持。不干檀施。苟絕食。飲水而已。為人慈詳閱物。作為伽陀多警發語。真末世善知識也。

無見禪師。仙居葉氏子。世業儒。以俊才掌天寧古田內記。參方山禪師於瑞岩。盡得其要領。翻然拉可藏主者。同至華頂。尋宋高菴所居故址。結茅而居。於是道化大行。學者雲集。道俗以為無田不可以蓄眾。往往持田券來施。師皆却之。冬夏一衲。食惟充饑。不分麤細。遷化火浴。忽胸堂中清水逆出如瓶注。得舍利大如菽。光耀人目。至今存山中供奉云。

斷崖義首座。參高峰。因語不契。擠之。竟墮懸崖極底。是夕大雪。眾疑其已死。次日雪晴。同參者賣薪火尋至其處。意就焚其屍。而師危坐古樹下盤石上。撼之。乃張目四顧。殊不知有擠墮雪寒者。歸復謁峰。峰默異之。自是道譽日振。緇素歸依。凡有所問。惟以杖打之。不露言氣。要其自會。近代宗師多以言說為人。而師獨不然。可尚也已。

徑山本源和尚。諱善達。出仙居紫氏。蚤年與及庵信公行脚。誓不歷職。住西江。見雪巖。隨眾入室。一日。岩見其人物表表。進止有度。欲授以堂司職。師謀於及庵。庵曰。我與公昔有誓。今可違乎。師遂止。後歸仙居。里人請主多福。棄去。游湖南。主福嚴。福嚴。唐時道觀。至思大禪師易為寺。道士多不樂禪。師誓令其黨後皆為住持。中有一人姓木。名達善。今師姓名適相符。惟錯亂耳。人以是知師乃木道士再世也。後還浙西。見徑山雪峰。入室有

省。適惠雲虛席。師補之。一香始為雲峰拈出。後住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師凡住處。不設臥榻。夜則秉燭焚香安座。至旦赴眾。率以為常。又體所稟與人異。遇嚴寒則衣絺綌。熱則衣繒絮。以餘貲剏大圓院于徑山東路半山。接待雲侶。忽一日。自知時至。會眾敘平生行脚事畢。須臾而寂。叢林中或以其不歷職而鄙之。當百丈未立名職以前。人惟道是務。至於悟明心地。力荷大法者。如果日麗天。疾雷震地。含識之流無不受其照燭警發。不知當時歷何職。而亦可鄙之否乎。

易首座。字無象。宋將家夏氏子。膂力過人。武技最精。曾襲父爵。不樂。棄官。隸上虞奉國寺出家落髮。其師俾誦心經。三日不記一字。因大惡之。俄有僧善妙峰者。過其寺。謂其師曰。此人既不識字。惟好危坐。恐是禪定中來。可以與我否。其師欣然。命與俱。首抵雪竇。求挂塔。孜孜參究。脇不至席。忽一日定去。屹如枯株。隣單有正首座者。常候伺之。經七日。徐徐出定。似有慶快。清夜徐步廊廡間。正云。且喜大事了畢。易不答。指所見鐘樓。肆口說偈云云。又以正言。黎明即振錫兼程疾馳。纔二日。抵華頂。謁溪西和尚。值曛黑。門已閉。遂止宿門外。昧爽。門啟。入見溪西。往復勘對。悟旨。踢倒香椅即行。溪西喚回。不鷹。竟下山。遂往杭之天目謁高峰。機語尤契合。俾為首座。至正初。來明之海會。端居一室。棧絕諸緣。影不出戶。道具不離側。人咸敬之。至正甲午正月。忽謂侍僧曰。吾候來月二十四日暫遊戲江東。至期。沐浴更衣。索行纏繫足。命僧扶至佛前禮三拜。退。趺坐。告眾曰。吾前日豈不向汝道在今日遊戲乎。乃泊然而終。壽九十九。停龕七日。顏貌鮮明。手足柔暖如生。闔維。惟見火光迸散。如眾瓦跳躍。絕無煙靄。既燼。獲設利不計其數。

山菴雜錄卷之上

湖州妙覺期堂僧淨。吳江田家子。幼失學。既得度。謁妙峰玄。玄。中峰之子也。令其參父母未生已前。那个是我本來面目。淨如是參之。三十年無所入。後明州華嚴寺僧照公至湖。與同處。勉其誦楞嚴經中觀音圓通一品。忽一日。誦至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處。豁然有省。通身歡喜。口不能言。惟手足舞蹈而已。或問云。汝風顛耶。答曰。寂滅現前。洪武初十月二十五日。謂照公曰。十一月旦是我生日。於此日死去也。至期。沐浴更衣。祝香三片。一奉釋迦文佛。一奉無量壽佛。一奉山主了公。公蓋其得度師也。且囑左右云。我死後三日茶毗。七日鍛骨。但恐不受鍛耳。人皆疑其言。及以骨入鍛。骨鎔溢作汁。火冷結作靈芝一枝。光彩燁燁。五色相間。扣之作聲。雖雕鏤繪畫。有所不如。至今靈芝在妙覺期堂焉。燕城慶壽寺海雲大士。諱印簡。山西人。姓宋。七齡。父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師問云。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異之。携見傳戒顏公。公欲觀其根器。以石頭和尚草菴詞命讀之。至壞與不壞主元在處。乃問云。主在什麼處。顏云。什麼主也。師云。離壞不壞者。顏云。此正是客也。師云。主響。顏冷笑而已。即往禮中觀沼公為師。薙落受具。偶一夕聞空中有聲召師名曰。印簡。大事將成。行矣。毋滯於此。遂挾策之燕。過松鋪。值雨。宿於岩下。因同行者擊火。師見火星迸散。遂大悟。以手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遂謁慶壽中和璋公。先一夕。公夢一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獅子座。明日。公以所夢語左右。且曰。今日有暫到至。即引見我。迨日晡。師至。公笑曰。此衲子即夜來所夢者。往復徵詰。師機語捷出。透脫無滯。公喜。命典記室。智證益深。乃以衣頌授師。頌曰。天地同根無異殊。家山何處不逢渠。吾今付與空王印。萬法光輝摠一如。出世為璋公嗣。歷諸名剎。凡兩主慶壽。自太祖至世祖。屢朝師奉之。位至僧統。顧遇優渥。年五十六。忽患風痺。一日。說偈辭眾畢。顧侍僧云。汝等毋誼。吾欲偃息。侍僧急乎主事人至。師已吉祥臥逝。闍維。獲舍利無筭。奉勅塋於慶壽寺側。建石塔其上。諡佛日圓明大師云。至元二十五年春。僧統楊輦真迦奉旨引江南教禪諸德詣闕論道。上問。禪以何為宗。於是徑山住持妙高進前答云。禪也者。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上又云。禪之宗裔可歷說一遍。高云。禪之宗裔。始於釋迦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金色波羅華。普示大眾。惟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迦葉。由此代相授受。而至菩提達磨。達磨望此東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航海而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為禪宗也。上嘉之。高因從容進云。夫禪與教本一體也。譬如百千異流同歸於海。而無異味。又如陛下坐鎮山河。天下一統。四夷百蠻隨方而至。必從順成門外而入。到得黃金殿上。親覩金面皮。方可謂之到家。若是教家。只依著文字語言。不達玄旨。猶是順成門外人。若是禪家。雖坐破六七个蒲團。未得證悟。亦是順成門外人。謂之到家。俱未也。是則習教者。必須達玄旨。習禪者。必須悟自心。如臣等今日親登黃金殿上。面覩金面皮一番。方可稱到家人也。上喜。賜食而退。

夢堂和尚。重修晉·唐·宋三代高僧傳。易十科為六學。禪學中。二祖可大師斷臂求法事。禪書載之者不一。獨宣律師謂師遭賊斷臂。同居琳法師尚不使知之。及琳法師亦遭斷臂害。可大師為之包治。運用不便。琳恠之。大師因曰。爾豈知我亦無臂耶。夢堂欲遵之人傳。余當時告之曰。大師為大法未明。僵立深雪中。命亦不惜。況一臂乎。苟謂斷臂人之所難。今世之小丈夫。操心根暴者。往往為之。曾謂大師為法忘軀。秉志勤懃。顧不能邪。假令盡如律師所傳。豈有賊來傷人。專斷其臂而已。然臂既斷。焉有與之同居者而不知歟。又焉能為人包治其臂歟。此決不可信也。夢堂曰。律師乃肉身菩薩。其言豈誑。余曰。律師所傳之人。非一一親覩其行業。必藉他人采集事跡。以此推之。蓋采集者有訛謬在。律師必不以禪律異宗而誣為此說。斷斷矣。蓋亦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意也。不然。則後之肝膽吳越者妄加更易。而假律師以取信於世焉耳。於是夢堂肯首。遂依傳燈入傳。

佛光道悟禪師。陝右蘭州人。姓冠氏。生而有齒。年十六祝髮。後二年游方。自臨洮歸。夜宿彎子店。夢梵僧喚覺。適聞馬嘶。豁然開悟。自吟唱云。好也羅。好也羅。遍虛空。只一个。告其母曰。我夜來拾得一物。母問云。爾拾得何物。答曰。自無始以來打失底物。一日。欲參訪知識。里人覓偈於師。師偈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及至熊耳。謁白雲海公。契合。先是。有問。公何不擇法嗣者。海不答。徐云。芝蘭秀發。獨出西秦。比師至。公聞空中人語曰。來日攝郭相公。蓋海所住寺。乃郭子儀建。而師其後身也。海公沒。師出世。住鄭州普照寺。嗣其法。既而退居竹閣菴。浮沈洛川。人莫之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我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我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我向爾眼睛鼻孔裏七顛八倒去。泰和五年五月十三日。無疾而逝。適所居屋上有五色雲如蓋。中有紅光。圓如日者三。壽五十五。

吳興何山耆舊僧某。擅權侮眾。素行不軌。尤嗜殺生。一日。宰猪饌客。先以首入鍋煮之。自去。候其生熟。忽見一人首。張目咬齒。頭髮蓬亂。於沸湯中翻覆可畏。僧見之。怖懼戰慄。若無所容。及遣他人覘之。猶豬頭也。其僧因此改行從善。

趙文敏公。訪寂照先師于杭州廡宇。茶罷。公舉近詩。有了此清淨障句。先師云。清淨焉得有障。公曰。馱垢污。愛清淨。得非障乎。先師云。將謂是个翰林官人。元來是个冠巾和尚。公因云。老母誕某之日。夢一異僧入室。平生於禪宗向上提持雖未能盡解。然若經教所載。讀之即通大意。

輝東溟。黃岩人。義方右丞妻為母。倚勢恃強。蔑裂先輩。靈石蓮一舟者。得法於龍翔笑隱。受宣政院檄。住持本寺。東溟攘居之。又估鴻福。安國而剎。一已任三處住持事。恣意為非。一夕。醉酒睡起。眼見靈石伽藍神令鬼卒扼其頸。以膝築腰使其跪。而亂杖捶之。且呼自名云。宗輝此回不敢盜常住物也。神幸宥我。神幸宥我。如是三年始卒。

鄞縣寶幢市周婆。生修淨土。每遇歲首。持不語。晝夜長坐。盡正月。遇盛暑。就據會亭施茶湯。盡一夏。年七十餘。一夕。夢見大荷葉徧覆寶市一境。手持念珠。行道荷葉上。既而得微疾。隣人夜見幢旛寶蓋入其家。黎明。婆已合掌念佛而逝。嘗聞佛謂。末法中。南閻浮提女人獲生淨土者。多如雨點。今以周婆觀之。良信。洪武庚戌冬。奉化田子中訪余太白。同居者久。余偶言金剛般若經。閻羅王界稱為功德經。故世人薦亡者多讀之。子中誓終身受持。一日。值其母諱日。發心誦此經百過以薦。晨起。坐松榻上。方誦至九遍。見鬼卒枷杻一老媪跪榻前。髮離披覆面。熟視之。乃亡母也。子中倉卒不知所為。須臾引去。若將脫枷者。於是子中大泣。恨不即時輟經。與母相勞問。余謂此經功德之大。不可云喻。若子中發心持誦。即冥感陰界。俾母子兩得相見。以釋其苦。嗚呼。偉哉。

育王虞菴實首座寄臥雲菴主偈云。黃金園裏馬交馳。徑寸多成按劍疑。月晒梅花千樹雪。臥雲一枕夢回時。天童幻菴住首座拜應菴塔偈云。耿耿睡虎管窺班。便把中峰作靠山。不得破沙盆一个。子孫乞活也應難。默中唯西堂詠蚕偈云。桑空柘盡始心休。綿密工夫一繭收。爐炭鑊湯[拚-ム+去]得入。為人只在一絲頭。佛隴宜行可聽雨偈云。檐前滴滴甚分明。迷已眾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春宵一枕夢難成。噫。四人學者。偈語雖工。在當時已泯泯無聞。余故錄之。以示後學焉。

竺元先師。老年閑居天台紫籀山。而策發來學不倦。嘗謂。做頌須事理俱到。譬如打索。兩股緊緩不同。則不堪矣。大川和尚作蜘蛛

頌固好。但其中三字於理固無害。於事則不然。其頌云。一絲挂得
虛空住。百億絲頭殺氣生。上下四圍羅織了。待無漏網話方行。末
後三字於蜘蛛却無交涉。又題出山相云。龍姿鳳質出王宮。垢面灰
頭下雪峰。誓願欲窮諸有海。不知諸有幾時窮。以雪峰易雪山。拘
韻耳。而此地有雪峰。其名既顯。似覺有妨。所以不純也。又云。
虛舟住金山。因雪上堂云。一夜江風攪玉塵。孤峰不白轉精神。從
空放下從空看。徹骨寒來有幾人。學者爭誦之。虛舟既不識古人舌
頭落處。而學者又隨例顛倒。因叩其所以。師乃云。古人謂雪覆千
山。因甚孤峰不白。此是一轉語。而虛舟以為孤峰實不白。誤矣。
又云。大凡入院佛事難得精妙者。蓋作者多故也。東嶼住淨慈。山
門佛事云。清淨慈門。一湖秋水。入得入不得。虎咬大虫。蛇吞鱉
鼻。且移他處用不得。竹泉住中竺。佛殿佛事云。撥塵見佛。誰知
佛亦是塵。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甚有體裁。學者可為法。
元菴會藏主。臨安人。久居淨慈蒙堂。雅善趙文敏公。公嘗與寫其
所作詩。成巨軸。復題其後。人皆以為夸。而元菴漠如也。寺僧澤
藏山者。出資繕修涅槃堂。把針板。饋所。溺坑。禪流謝以偈卷。
元菴見之不懌。眾請其作。遂成偈云。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
見不難。洗面驀然摸著鼻。繡針眼裏好藏山。時晦機和尚為住持。
特上堂稱美之。以此偈推之。則其詩之精絕也可知矣。

中天竺一溪和尚。諱自如。福建人。元兵下江南。師年少。被游兵
虜至臨安。遺之而去。臨安富民胡氏收養之。令伴其子弟讀書鄉
塾。師隅立。凝神靜聽。默識無所失。胡氏喜。因子之。既長。命
隸里中無相寺為僧。參雲峰於徑山。得旨。戒檢精嚴。法服應器不
離體。又能誦稜嚴。法華。維摩。圓覺等經。初住淞江萬壽寺。寺
後有富民黃氏。重師戒行。常供以伊蒲塞饌。一日。請歸其家。進
供愈勤。乃開私帑。示師所藏金玉異寶。欲動其心。師歸。謂左右
曰。彼黃子氏者。以帑中寶示我。欲眩我死去為其子耳。殊不知我
視金玉如瓦礫。古人墮此轍者頗眾。非獨為其子。為其牛馬者有
之。我自此其踈黃氏矣。天曆初。中天竺住持笑隱訢公奉詔興建大
龍翔寺。因舉代住中竺者三人。上以御筆點師名。宣政院具疏禮
請。未幾。化去。多靈異云。

錢塘廣化寺住持覺宗聖。徑山本源所度弟子也。群弟子中。唯師最
少。常受其慢侮。由是勵志孜孜講學。遂從夢堂于四明。時恠石住
大慈。固招其居侍司。未幾。又從石室學詩。詩日臻其奧。若趙公
子昂。虞公伯生。張公仲舉。皆稱賞之。尤篤於廉信。不苟一食於
人。與人期。雖風雨弗爽。中歲。究絕學之旨。初參仲謀和尚。無
所入。遂叩南堂于本覺。南堂曰。汝自是了事人。但聞見太多。隘
塞胸次。以致本地風光不能發現。於是隨問曰。如何是佛。南堂

曰。晨朝有粥。齋時有飯。擬再進語。南堂以手擲揄曰。不是。不是。宗聖恨其不為明白說破。次日。謁云。和尚開大爐鞴。鎔鍛聖凡。我正如一塊頑銅鈍鐵。投入其中。以求鍛煉。成就美器。若不能者。是和尚之爐鞴欠熱耳。南堂念其虔懇。曲誘之曰。我此法門只貴直截承當。不在世智辨聰也。若能發決烈志。一刀兩段。有什麼頑銅可鍛。有什麼美器可成。去此二途。向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看。宗聖無語。後效古人頂彌勒佛像。旦暮行道。稱念尊號。祈生兜率內院。仍賦詩以自見。年六十二得疾。命左右取平日詩文薰悉火之。乃逝。而黃岩人。族蔡氏。嗣怪石云。

無言和尚。居江心東堂寮。揭榜於門云。齋前看經坐禪。齋後接容作務。而於常住庶事未嘗言及。或有對師讚毀當代住持。惟含笑而已。至論叢林典故。宗門綱要。則齷齪笑譚。終日忘倦。蓋得為近代東堂之體也。一日。澡洗畢。偃臥於竹牀上。乃自笑云。老不好。撼之。已化。時無際和尚亦為東堂。石室岩公領住事。學問膚淺。真率有餘。寺耆舊皆師徒弟。師慮其慢住持。凡旦望聽說法罷。俱詣師處作禮。師必令其舉上堂語。乃唧唧云。今日長老好上堂。其作成住持有方。馭徒弟得法。有岐上座者。乃明巖熙公所度之子。一日。持郁山主跨驢圖。請無際題。師援筆成偈曰。策蹇溪橋蹉脚時。悞將豌豆作真珠。兒曹不解藏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錐。乃問云。爾且道楊岐者一笑落在什麼處。岐云。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掌云。歸去師前。分明舉似。其方便為人又如此。岐上座。即大梅仲邠也。

盧谷和尚。婺州人。淨慈石林和尚會中掌內記。昇記室。貧而苦學。寒暑如一。嘗度夏太白。竊東淨手巾為褻衣。後出世領仰山三十年。徑山六年。囑東淨手巾不許題字。意在瞻貧也。早年夢入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一尊者指楣梁間詩示師云。一室寥寥絕頂開。數峰如畫碧於苔。等閑翻罷貝多葉。百衲袈裟自剪裁。初不諭其意。迨主二剎。良驗。蓋仰山有貝多葉經。而徑山有楊岐衣也。吁。師之出處。彼應真者為之前定。非果位中人。能致是歟。溫州壽昌絕照輝公。坐夏淨慈東淨寮。壁中有水墨觀音像。師每夜禮之。祈懇至切。忽見淨瓶水從壁湧出。通身歡悅。從此造詣益深。智鑒益明。嘗有偈云。工夫未到方圓地。幾度憑闌獨自愁。今日是三明日四。雪霜容易上人頭。有志者聞其偈。無不興起。蓋其致誠感人如此。譬如砒霜。全體是毒。苟食之。豈有不死者哉。宋度宗。為北兵攻急。命道士設大醮。奏章天庭。問國家重事。是時高公伏章久不得報。既[立*易]事。問故。高公云。為天門不開。定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得報遲也。虎岩住徑山。寂照先師為第一座。每聞虎岩法座上舉此事以夸眾。謂。住持豈苟然。至於四

十八代。尚預定之天庭。寂照頗心非之。及寂照住徑山。適當其代。昔雲居即菴和尚。土地神現夢。謂只有一粥之緣。已而果然。凡為諸方住持皆報緣。絲髮無差。然妄為攘奪。失身囹圄者。往往有之。聞天庭定名。土地神現夢二事。亦當少戢銳。

天目居山有魁一山者。蘇州人。博學多才。與天童平石翁交甚密。當叢林全盛時。人皆翕翕求進。魁獨棲遲於巖谷。不與世接。有古大梅·懶瓚之風。獨許山下檀越洪家府諸子弟往來。既終。洪氏夢魁乘一山轎至其家。次日產一子。名應魁。字士元。自幼入學。至娶妻育子。絕無前生趣味。年三十。忽自猛省。盡變平日所為。與一僧明維那者。結屋東天目絕頂。習禪定。至若燒畚·乞食皆躬為之。雖老於頭陀者。有所不如。至正丁酉。猫獠燒劫徑山。余奔抵其所。士元肅容。禮度和雅。答對從容。徐問其故。乃知魁後身也。因謂之曰。公前身與天童平石翁為莫逆交。今翁年垂九十。耳目聰明。公蓋作偈寄之。庶見一夢兩覺。而夢覺一如乎。士元乃作偈曰。寄語天童老平石。一念非今亦非昔。欲聽楓橋半夜鐘。吳江依舊連天碧。偈未及到。翁已示寂。

徑山惠洲提點。虎岩徒弟。頗聰明。有幹蠱才。掌常住眾務三十餘年。一切金穀恣其糜費。或以果報諭之。乃答云。滿載戴角來。洲只戴得一雙。至正初。高納麟領行宣政院事。其屬淨珂具狀訴之。結罪杖。斷歸俗。既而潛於化城院。得風痺疾。攣拳如蝟。兩手握拳。承其兩頰。兩脚反承其尻。看病人欲伸之。痛不可忍。日夜但聞霍霍之聲。如是者三年。始氣絕。洲平昔以鹿心任事。輕視因果。乃言。滿載戴角來。只戴得一雙。余謂三途報中。歲月長久。一雙去。一雙來。至無量劫戴此角。何止一歲而已。凡司常住金穀人。宜以洲自鑒。洪武八年秋。余訪同門友報復元于象山智門寺。寺有提點彝正堂者。四十餘年管領常住出納。廉能。謀斷有方。撫眾和易。歷六代住持。終始如一。是年七月二十四。夜夢兩童子並立榻前。問之何幹抵此。答曰。請提點考算單帳。答云。我無單帳可算。覺而再睡。得夢如前。次日。到方丈說其夢。稟云。夜得此夢。恐今歲庫司知事人懶慢。常住日黃簿未成。和尚宜促之。觀其言貌。絕無愧赧態。少選。報彝歸房跌仆地上。如熟醉。至夜半始甦。急處分後事。然後瞑目。彝於智門可謂有功矣。臨終尚爾。諸方執事者。遇常住物。如鷹拏燕趙。不以罪福為事。聞此自須改行。

徑山耆舊。諱清泚。號一溪。壯年不守戒律。飲啖無所擇。至中年。自念人生於世。壽命能幾何。一旦無常殺鬼到。將何排遣。遂盡斂所積衣資。就普慶寺東。建觀音堂一所。修白淨業。祈生淨土。越數載。手書金剛般若經。至三千大千世界處。握筆正身。安

坐而化。至正丁酉。猫獠燒劫普慶及居民房室。獨觀音堂巋然獨存。佛說善惡報應如影響。渠不信夫。

處州麗水縣白雲山白雲度公。久參華頂無見和尚。平生打硬做工夫。一切時。一切處。卓卓地不喜從事語言。苟有學者求法語。但徑以己躬大事示之。餘無他說。近代居山為化主者。多是採摭古人遺言以為己出。狐媚後學。遇明眼人就其語詰之。恰如為盜者盜主家物。復求售主家。賊證明白。更無他詞。惟面頸發赤。恨藏身無地。諦觀度公機用。天地縣殊。聞入其室者頗多。不知有能領其旨者否。

海會翁。臨海人。年三十。捨家入道。投徑山虎岩披剃。初至栴檀林。歸堂巡按。有見其舉止山野。竊譏誚之。師發憤。翌日即往天目求中峰誨示。於是忘餐廢寢。殫力參究。夜深睡重難遣。摘數珠撒暗地摸。足數乃已。久之無所入。時東州住虎丘。古林住開先。東嶼住楓橋。師如蘇州。出入三老之門。漸臻智證。出世龍華。法嗣古林。年九十三。抵育王。守橫川祖塔。俄平地跌。損左足。不能動履。每牀坐。當清夜朗吟古人偈語。其徒文渙問曰。一生參禪。到此不能受用。却託吟咏自遣。師曰。不見大惠和尚因疾呻吟。左右云。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大惠云。癡子。呻吟便不是耶。渙禮拜。既寂。火化。異香襲人。

東魯山。四明人。為人剛介不貪。人敬異之。出世住東山。凡受業房中己資。悉携至東山。以助土木之需。無何。一新眾宇。忽疽發背。左右欲請善醫者治之。不從。但安坐處分常住庶事。且言。我死。衣物除送終外。悉歸公帑。寺僧謂師。新度弟子十餘人。萬一不諱。孝服無所出。師不應。再請。乃命各與穀一石。及終。寺眾嗟悼不已。竊觀近代據師席者。大率初領事。即關集眾佃。倒換契帖。得錢應支常住。剋時日取贏羨。迨臨死。衣物盡分與私徒。而送終則靠損常住。吁。其視魯山有間矣。

如一庵者。永嘉人。姓袁氏。先誕五日。父夢一異僧持梵經至。問。何來。曰。五雲山。問姓。曰。姓殷。問名。亦曰。姓殷。且謂後五日當再來。留經表信。至期果誕。師頭骨嶄聳。目光射人。年十五。師事方山和尚。得其要領。住保福。退居西澗菴十年。道望益隆。師早年發志暗誦首楞嚴經。至第五卷。得嘔血疾。乃輟。疾瘳。一夕。夢見所未誦經。皆金書布空中。厲聲讀之。既覺猶存。移時始隱。故師再誦足此一經。每日誦一過。至終弗替。

斷江禪師。諱覺恩。族慈溪顧氏。師形模脩瘠。操履清峻。幼依雲門廣孝寺落髮。後從明之延慶聞法。師受四教儀。七日通之。莫不驚訝。時橫川和尚住育王。中興禪宗。學者輻湊。師往炷香入室。機語相投。命典內記。由是得業日彰。遐邇知名。師所製詩頌。典

雅蒼古。宋提刑牟公獻之首為之序。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鄧康莊公·袁文清公。皆相友善。出世蘇之天平。嗣橫川和尚。後遷開元及明之保福。而終于越之天衣。一日。坐丈室次。扶杖而言曰。老僧巖空倚杖黎。分明畫出須菩提。顧侍者曰。會麼。曰。不會。即擲杖。倚蒲團而逝。

至正庚子。定海白沙夏太三。以運糧如燕溺海。死後十六年。當洪武乙卯。其妻陳氏與子善追念。太三性稟酷暴。馭下少恩。死於非命。孤魂沈滯。曷由昇濟。遂斂貲來鄞之十字港菴。嚴設道場。種種殊勝。延淨行僧十人。請叶萬宗主之。修禮梁皇懺法。陳氏虔懇懇至。初入道場。眾聽敷陳。無不感泣。是日禮二卷。至中夜。少就寢。有僧宜便。忽驚呻寐語。撼之不寤。惟見其苦辛憂怖狀。於是萬宗等懼其不甦。悉起持呪。良久疾呼之。乃甦。問故。惟泣而已。再問。乃言曰。有神人若韋天者。冠帶甚偉。傘蓋劔戟之衛甚嚴。逼令我同取夏太三來此受薦度。道經蠓浦。神威凜凜。行者遠避。備歷諸險。臨大海。見鬼物戢戢。充滿大海。可怖。神人命我入海提挈太三。太三首戴元帽。浮沈波浪間。既難著手。又有神勒索我錢。乃放。適有錢在我手中。遂與之。又盡力扶太三。將登岸。被汝等喚省。言訖又泣。蓋苦於涉歷也。吁。滅罪薦亡。無出此懺之功。余故紀之。以為世勸。

黃巖陳君璋。為人端重寡言。慎交以善。信服一鄉。年幾四十。與室葉氏。暇則披誦法華惟謹。鄉無梁皇懺本。君璋手書之。既畢。門首有山茶。秋吐花。而君璋漠如也。洪武庚戌。君璋年六十。疾篤。其子景星與子婦王氏性孝。躬調藥食。夜不解衣。晝不離病所。王氏又割股肉為粥以進。是歲十二月十一日。夕陽啣山。君璋命扶之坐。謂景星曰。吾歸去。曰。歸何處去。曰。日沒處去。又曰。我死宜依桑門法闍維。遂命家人同稱念阿彌陀佛。須臾氣絕。君璋有二子。長即景星。次從余出家。居頂是也。

恭行己。上虞人。平生苦學。內外典靡不研究。尤工於詩。母老無託。乞食以養。嘗舁母渡錢塘。有詩云。母在籃輿子在途。子行不止母先呼。斷橋流水斜陽外。羞見寒林返哺烏。觀此。可知其為人矣。

光菩薩者。鄞縣張氏子也。某先世習彫塑。至光藝益精。甫壯年。忽厭家累。將從海會壽梅峰剃落。其妻携子訴于官。壽因却之。光與萬尸完者都厚善。勸其遁去。遂潛。自引刀斷髮。服僧伽黎。絕浙河。逾貝區。登匡阜。徧參有道尊宿。踰十寒暑。還謁。壽已遷化。聞華頂無見和尚道行清峻。挾胸中所疑投之。無見令究狗子無佛性話。獲證入。遂禮無見為得度師。光一生彫飾兩浙諸山佛菩薩像甚多。事畢。掌包即去。未嘗受其毫髮之報。暮年歸隱華頂。遂

於石橋菴塑五百應真像。窮極巧妙。始事之晨。雲霧間鼓鐘與梵音洋洋間作。瞻工闕園蔬。光欲遣人化之。忽寧海多寶寺圓講主者送菜至。光喜問故。曰。向真菩薩以尊命到寺化菜。故送至。時菴中有名真者。臥病久不出。由是知神人應化也。光亦不經意。年七十有三。無疾坐蛻于華頂。火後。塔墓山中。

思省菴者。台之寧海人也。不知其氏。兄弟四人。思最長。一時同發心出家。將祖父遺業悉散與宗親。惟留所居一區。族人互爭不已。思與諸弟各執炬燎之而去。思後參訪。具向上知見。出世。領溫之靈雲。遷靈岩。而退止靈雲寺前草舍中。至正甲申。余偕達此原。明性元等往謁。時思年踰九十。厖眉皓髮。頎然清聳。拽履而出。且行且問曰。何處來。余曰。江心。曰。深幾百丈。曰。謾老和尚不得。思揖云。坐。喫茶。思性方介。作詩頗類寒山子。題罵僧詩於壁。云。五蘊不打頭自髡。黃布圍身便是僧。佛法世法都不會。噉豬噉狗十分能。案上有語錄一冊。予信手揭觀。結夏上堂。有云。以大圓覺。牛角。馬角。為我伽藍。瓜籃。菜籃。又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頌云。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猴愁搜搜頭。狗走抖擻口。余與此原等請別。不敢再犯其鋒。是夕。宿靈雲。聞老宿舉思言行數端。皆可傳。

福建有官家子。專為盜。父痛責不改。徐詰之。乃云。盜豈欲為。但每夜有一男子來相拉。不得已從之。父曰。今夜若來。汝當告我。遂備弩矢待之。夜分。男子果來門外。兒指告父。父果見其人。決弩射之。却中其兒胸。立死。

至順庚午。浙西連歲饑饉。杭州城中餓殍相枕藉。有司令坊正倩人舁棄六和塔後山大坑中。有一婆子兼旬不腐爛。每日居眾屍之上。人怪之。搜其身。懷中有小囊。貯念彌陀佛圖三幅。事聞有司。為買棺斂。焚之。煙焰中現佛菩薩像。光明燁燁。因此發心念佛者極眾。

建寧府有僧。名末山。後檢一行著定平生詩。有一木移來嶺上安之句。造物預定其名也。好作善緣。平路疊橋。不知其數。既死。現夢於城中鄒氏託生。其友亦有夢之者。既長。雖自知前身是僧。不喜與僧交。癡癡呆呆。若木石然。杭州天目山義斷崖。見高峰得旨。歸向者甚眾。既死。現夢託生於吳興細民家。後為僧。名瑞應。字寶曇。自幼至壯。受人禮拜供養無虛日。余寓居天界時。寶曇亦在焉。隣居頗久。察其所為。碌碌與常人無以異。間有以己躬事叩之者。但懔懔而已。二人前身皆非常人。胡乃頓忘前世所習如是。古人謂。聲聞尚昧於出胎。菩薩猶迷於隔陰。然則修行人可不慎歟。

江西絕學誠公。山居不出世。座下有七人結盟習禪。一人年最少。超然有得。誠公驗以三關語。其答如鼓應桴。不幸早世。生山下民家。父母俱有夢。甫五歲。命讀書。吾伊上口。不煩師訓。又能拆其義。一日。其父携入山見誠公。公問。汝前生答我三轉語。記得否。進云。試舉看。既舉。乃點首云。是我語。誠公囑其父善保養之。他寺僧因厚賄其家。求為弟子。使習魚山梵唄。自此赴檀家請。多得贖施。嬌奢心動。世俗不法事無不為之。誠公因立三種大願勵學者。大凡參禪人於靜定中得个歡喜處。乃塵勞乍息。惠光少現。然未可以為究竟也。何則。蓋八識田中。無明根本尚在。喻如石壓草。去石再青。無疑矣。後人其預戒之。

前朝天曆初。召天下善書僧儒會杭州淨慈寺。泥金書大藏尊經。王文獻公亦在所召。而公必與眾僧同食。若別為治具則不樂。甚至掣肘詬罵。不食而去。尚記公為僧題懸崖畫蘭云。嫋嫋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為。從渠自作顛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題東坡像云。五祖禪師世外人。娑婆久矣斷生因。誰將描貌虛空手。去覓他年身外身。題山谷像云。笑殺當年老晦堂。相逢剛道桂華香。披圖面目渾依舊。鼻孔何曾有短長。蓋公為一代儒宗。而造詣淵邃。形諸翰墨。雖不經意。而與古德提脗唱相合。可尚也矣。

古鼎和尚。住杭之中竺。歐陽圭齋以福建廉使任滿。赴召京師。過杭。抵古鼎。欸洽道話旬浹。臨別。古鼎送至西湖之上。圭齋云。此別未卜會期。古鼎云。大圓鏡中未嘗與公相別也。圭齋喜。無何。古鼎遷徑山。圭齋寄以偈云。上人力舉龍文鼎。坐斷凌霄第一關。湖上別來圓鏡語。想應照我鬢毛斑。

靈隱竹泉和尚。為人少緣飾。契證穩當。語言精密。元霄上堂云。今朝上元節。雪霽見晴春。梵剎燈千點。長空月一輪。鼓鐘喧靜夜。詞管鬧比隣。揔是圓通境。何須別問津。為亡僧森監寺下火。云。森羅萬象。一法所印。即今與汝拈却金剛圈栗棘蓬了也。喚什麼作一法。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火裏烏龜。作師子吼。其語錄逸此二段。故記之。

泰定初。宣政院起嘉興本覺靈石芝禪師主淨慈。師已年八十有四。四海尊仰如古佛。余自徑山來送入院。遂獲隨例挂搭。其時眾幾滿五百。台溫鄉長忠景初者。本山首座。年德並高。後生多歸之。余方居學地。偶於廊下見鬻文藉人。就購莊子一集。持歸藏主寮圍爐內閱之。恐失業也。適忠自外至。意甚不樂。正坐立余於其前。而數之曰。汝初入眾。不去衣單下做工夫。而反從事禪學耶。且公界圍爐。乃延客論道之所。而檢閱外書。可乎。後二十餘年。再到淨慈。凡寮舍圍爐。但見少年名勝叢雜。或撫琴。或圍碁。或吮墨圖山水。如是而已。肯檢閱外書者。亦無其人。矧衣單下做工夫者

乎。嘻。三思忠之言。與妙喜洋嶼眾寮所揭之榜。何以異。忠後出世婺之華藏云。

羅湖野錄載。烏巨雪堂與淨公書曰。比見禪人傳錄公拈古。於中有問趙州。如何是佛殿裏底。拈曰。須知一个髑髏裏。而有撐天柱地人。愚竊疑傳錄之誤。蓋楊岐子孫終不肯認个鑒覺。若認鑒覺。陰界尚出不得。何有宗門奇特事耶。因此亦嘗頌之。謾以況聞。頌曰。不立孤危機未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剗盡茫茫眼裏花。余謂羅湖肯烏巨撿點淨公認个鑒覺。善矣。至於許烏巨此頌。於宗門有補。恐未盡善。且如趙州老子玉無瑕。又云剗盡茫茫眼裏花。非鑒覺而何。余忍俊不禁。就其頌易四字而頌之。亦要後人撿點。不立孤危機始峻。趙州老子玉生瑕。當頭指出殿裏底。添得茫茫眼裏花。

瑞少曇者。閩人也。剛介自持。糝糠聲利。常住事悉付執事人。一室肅然。禪誦自怡。登其門者無非老練衲子。至順間。毅然棄去。游金陵。訪龍翔訢公。於是延居第一座。適移忠虐席。公力薦之。師辭曰。公誠未之思。乃宋奸臣秦檜香火所寄。檜嘗挾私倚勢。編管大惠于梅衡。吾雖不肖。忝承其裔。今何忍而嗣其香火。公誠未之思耳。當時洪儒宿德聞其事者。無不劇口稱譽。後改住歸宗而終。

亨景南者。南昌萬氏子。幼依來福山端公得度。參如菴愚公于百丈。笑隱訢公于龍翔。獲薦名宣政院。奉檄開法香城。久廢之餘。一新其寺。後遷上藍。道風益播。壽七十八。一日。忽命左右具湯沐浴。衣常服。安坐書偈。靠拄杖而化。闍維。堅固子磊磊。獲之者甚眾。其法孫濟盛者。收杖及堅固。作塔藏之來福山中。像季以來。行脚僧凡到一處求挂搭。必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聞之似覺懇切。既得藉名。略不以前言自勉。惟務奔逐而已。往往皆然。今觀景南臨終如此。其平日踐履可知。

寂照先師。蚤年偕虛谷參蘇州承天覺菴真公。別後得其啟發。遂賦思洞庭一詩寓意。其實敷揚向上一著。特措辭異耳。詩曰。煙蒼蒼。濤茫茫。洞庭遙遙天一方。上有七十二朵之青芙蓉。下有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漿。中有人兮體服金鴛鴦。遊龍車。明月璫。直與造化參翱翔。憶昔天風吹我登其堂。飲我以金莖八月之沆瀣。食我以崑丘五色之琳琅。換尔精髓。滌尔肝腸。灑然心地常清涼。非獨可以眇四極。輕八荒。抑且可以老萬古。凋三光。久不見兮空慨慷。久不見兮空慨慷。又嘗為儒生題古昔十賢詠梅詩圖云。詩之召南。書之說命。孔子昔所刪定也。皆言其實。而不及其花。由梁何遜至唐宋十君子者。讀召南。誦說命。習孔子之業者也。形諸詠歌。述諸章句。皆言其花而不及其實。噫。世道不古。人心益薄。且偽其

不敦本也。例皆如是。余觀是圖。竊有感焉。趙松雪·虞邵菴諸公見之。歎曰。元叟識見地位高。命筆吐辭自然。超拔今古。我輩盡力道。也出他殼中不得。寂照乃傳持臨濟正宗人也。游戲翰墨。藻黼宗獸。特餘事耳。然而縉紳推重之如此。無文絜公謂今時叢林中。眼不識丁者。窮則不失真禪和子。達則為真善知識。斯言可謂痛切矣。

天台明巖熙太古。久依東嶼於淨慈。稟承其法。至正丙戌正月十三日。余自紫籜偕明性元·瑞瑩中。訪香竺曇于寒岩。明日。將謁太古。二子以倦遊不果。會太古抵竺曇。余三人即客位。插香展禮竟。太古忽問云。藏主久參竺源和尚。世尊初生下時。做出許多神頭鬼面。還知落處麼。余對云。美食不中飽人喫。太古忽離位。分手指上下。乃至步武四顧。勵聲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嗟乎。方今號稱尊宿者。而於接引後昆之際。往往匿其所易見。示其所難知。以籠罩之。如太古直截舉話。何異索千金之珠於丐者之席裊中也。

元至正十五冬。張嗣誠侵湖州。江淞丞相委令徑山屬院化城僧惠恭團結鄉民守禦界嶺。一日。賊兵犯境。恭率鄉民與之格戰。賊敗走。獲四十餘人。送至官。夜宿西湖鳥窠寺。黎明。適前住饒州天寧謀大猷徐步廊廡間。囚者見師神觀閑雅。持誦不輟。乃齊聲告曰。長老救我。師曰。我救爾不得。爾若至誠稱念南無救苦救難阿彌陀佛。却救得爾。中間有三人信受其言。高聲稱念不輟口。既而官司取發。眾囚俱易枷鎖。偶至此三人。缺刑具。但繫以繩耳。既到審。囚官獨鞫勘此三人。一人供正治麥畦被虜。二人供元是明州奉化鋸匠。來此傭作被虜。三人遂獲縱免。乃別鳥窠。拜謝大猷而去。竊念我佛阿彌陀誓願深廣。稱其名者。非獨臨終獲驗。而現世遭大辟刑者。亦可賴免。人而不信。吾未如之何也^已。

西天竺國大沙門板的達。確修禪定。兼善毗尼。三衣一鉢隨身。得施利。隨與貧乏。行世泊如也。洪武七年。將抵南京。上勅有司同天界蔣山住持率京城諸寺僧祇迎郊外。以幡幢香花導引入國。及見。上大悅。寵渥殷厚。館之蔣山寺。勞問相仍。是年冬。上親製誥命。鑄銘印。賜以善世禪師之號。時余寓止天界。一日。有金壇刀鑷蔣生者。為師剃髮。受之以盤。初剃一刀。有聲琅然。侍僧輒取之。次剃一刀。蔣生自取。獲設利一顆。大如菽。甚圓淨。餘髮悉為見者爭取去。或有或無。凡三顆。惟蔣生得者。出以相示。余歎訝不^已。其侍僧乃謂余曰。此吾師常事也。患為世夸。故罕剃其髮。九年秋。奉詔來浙左。禮求育王舍利塔。泊寶陀觀世音示現二處所。感祥光瑞相異常。師皆有伽陀贊詠。作梵字書之云。

元福建都運司某誕辰。胥吏周清甫設賀筵。饌有牛肉。運司亟命撒去。徐為眾賓言曰。某少時同外弟某過屠家。甫坐定。見屠者左手握刀。右手牽牴牛。帶一犢至。繫牛簷楹。置刀於前而去。忽犢子銜刀走園地中。以足跑地而埋之。逮屠者至。不見其刀。怒。乃為言其狀。屠者既得刀。坐門首長歎。移時以刀斷髮棄妻子。出家學道。不知所終。後外弟某出仕江西。舟過黃河。晚泊荒岸下。恍惚中見一甲第。高廣嚴整。類王者居。於是登岸趨揖閽者。問曰。此是何所。閽者曰。此是一衙門。汝欲瞻玩。不禁。入門。見一峨冠博帶者當廳正坐。因進前跪拜之。承問曰。汝何來。答曰。都下來。外弟因問曰。此是何衙門。答曰。此是天下太乙牢山。專治宰牛人也。因問。隣人宰牛黃四者。死已十日。還在此否。答曰。有。遂呼來。但見黃四枷鎖而至。黃四見外弟。驚呼云。官人如何到此。答云。我去之任。偶然到此。就問黃四曰。汝之罪犯當何度脫。答曰。我罪最重。無由可脫。若得官人凡到仕官處。勸人不殺牛一百二十个。能免我罪。言訖。回首。化境沒矣。外弟從此勸人不宰牛。及足其數。一夕。黃四扣門謝曰。某得官人勸不宰牛。今已脫罪。仍放歸家。如有家書。不妨持去。但於門內為之曰。汝歸。向我家中道。早寄衣來。閱兩月。果有衣至。其時。眾賓聞此說。皆誓不食牛肉。

淨土一教。金口所宣。載之群經甚詳。而其教行震旦。則始於東林遠法師也。法師集劉雷諸賢。刻蓮漏。禮六時。願往生西方。精誠悃切。臨終各獲遂其所願。逮至前元。人根既漓。情偽日生。冒名蓮社。假求衣食者。往往有焉。延祐間。優曇度公詣闕上書。革正其弊。退著廬山寶鑿若干卷。闡揚正教。排斥異說。東林故事為之一新。優曇化去未及百載。而庸民僭名。所謂白蓮七佛教者。其弊滋甚。或自稱導師。師長。而位有方等無礙之說。糾合徒眾。非毀正法。廣行魔事。屏處傳授。現種種光。珍饌不以供佛。而出生施食亦皆屏絕。云自是佛。又改三寶為佛·法·師。妄謂導師是三寶數。非僧也。簞鼓愚俗。習以成風。殊不可遏。以致朝廷嚴白蓮之禁。而縉紳鄙東林之修。宜矣。嗚呼。安得如優曇者復興於世以匡救其弊哉。

端雪崖者。黃巖人也。幼得度于秋江湛公。居新城山留慶院。持律嚴謹。日課金剛般若經。尤善瑜伽法事。赴道俗請。必盡恭恪。而施利則不較厚薄。或絕無亦不經意。逮其再請。赴之如初。供武辛亥夏五月。得微疾。索湯沐浴。更衣書偈。趺坐而逝。闍維。大星雜毫光迸散。絕無煙燄。獲堅固子甚多。壽八十三。

宋無逸。餘姚人。別號庸菴。性仁恕端毅。蚤從楊濂夫·陳眾仲二先生游。經明學通。發為文詞。矩則甚嚴。晚年酷嗜禪學。皇朝革

命之初。無逸以召至京師。預修元史。得請而歸。余因令吾徒居頂
寓止慈溪龍山。時謁無逸。講授為文之法。無逸因吾徒寓書叩入道
之要。余既答書云云。復以環公所註楞嚴經及大惠書問寄遺之。無
逸自是常斂目危坐。而反覆究二書旨趣。有證人。洪武九年六月。
因疾。命門人王至等為書示子詩一首。笑談自若。忽以扇搖曳。止
其家人曰。我方靜。汝毋撓我。遂閉目。以扇掩面而終。時天隆暑
化。斂容。色含喜笑。益鮮潤。有庸菴藁若干卷行于世。

近世有一種剃頭外道。掇拾佛祖遺言。鬪釘成帙。目之曰語錄。輒
化檀信刊行。彼既自無所證。又不知佛祖舌頭落處。謬以玄談。就
己昏解。使識者讀之不勝惶汗。照千江。四明人。圓直指。天台
人。夔休庵。揚州人。三人俱是博地凡夫。絕無正見。妄自刊語
錄。暉藏主。鄞人。參照千江。將金剛經每分析段。妄為之頌。刊
板印施。余在桐谷時。暉來謁。余問暉。此經以何立題。以何為
宗。竟瞠無所曉。況欲其為迷己眾生標出無上正徧知覺耶。此皆不
本正因。務行邪道。劫世善名。誑誘凡愚。良可嗟悼。在今據大牀
座者。宜黜而正之。反從而譽之。或為之序跋。其得罪於教門深
矣。

余讀者庵所述叢林公論。足知者庵識見高明。研究精密。他人未易
及也。然其間所論亦有過當者。或非其所當論而論之。如論寂音智
證傳。指摘數節。以為蠱生禾中。害禾者。蠱也。斯言甚當。其於
僧寶傳。謂傳多浮誇。贊多臆說。審如是。彼八十一人俱無實德可
稱。誠託寂音以虛文藻飾之矣。斯其論之過當也。又論陶淵明歸去
來詞。閑談優逸。詞理高詣。獨銷憂二字為未善。韓退之送李愿歸
盤谷序。意多譏訕怙悵。文過飾非。王元之小竹樓記。如公退之
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幸自可憐
生。而繼之云。消遣世慮。猶玉之玷耳。余以為先儒文辭之得失。
於吾門固無所涉。而置之叢林公論之間。殊乖。所謂非其所當論而
論之者。此其是也。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不然哉。
育王雪牕和尚。有僧來求住。師云。何處來。僧云。天台。師云。
將得盃盂來麼。僧云。將得來。師云。何不呈似老僧。僧云。且過
中有。師云。我不問者个鉢。我問無底鉢。僧罔措。師云。俊快衲
僧。能有幾個去。

禪林寶訓載。湛堂準公與李商老書曰。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
變通。拘文執教。滯相滯情。此皆不達權變故。僧問趙州。萬法歸
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觔。謂古人不達權
變。能若是之酬酢乎。余謂者僧立个問端。也是奇怪。爭奈趙州無
你湊泊處。只如答他者一轉語。謂其能達權變。恐未然。夫權變
者。乃觀機適宜。用心意識邊事。且者僧與麼問。州與麼答。如兩

鏡相照。光影俱泯。奚權變之有哉。湛堂作如是說。豈別有旨要耶。

明善韓先生。書陸放翁普燈錄敘草後云。放翁先生手書普燈錄敘草本。報恩淨上人之所藏也。余故有先生遺文二帙。其間誤處。皆手自塗了。傳燈言。世尊舉華。迦葉一笑。今講者以為經無此事。詆其妄傳。或曰。金陵王丞相於秘省得梵王決疑經。閱之。有此語。有所避諱。故經不入藏。今先生以為書之木葉旁行之間。不知即丞相之所見以否。其言如此。必有所考矣。併書其後云。夫二先生學廣理明。其言豈妄。近翰林宋公為余敘應酬錄。亦曰。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拈花云云。宋公既親觀之。則此經世必有之。而或者詆以為妄。前云。有所避諱。故不入藏。斯言盡矣。

古人為亡僧作佛事。恐其見道不明。臨終有所滯著。實欲開發之也。而打字歷職機緣之說。未嘗拘拘用之。無準和尚住徑山。為觀上座下火。乃云。觀大海者難為水。窮盡波瀾一漚爾。即今海滅漚亡。回頭踏著自家底云云。座下名勝因効之。打字自此始。乃今叢林以打字為定式。牽綴鬪合。絕無理趣。而所謂開發亡者。果何在焉。

天童照寮元。素多病。洪武丙辰。病日篤。勉藏司勸其持觀世音菩薩名號。照如其言。日誦萬聲。明年十月十七日午時。自念病勢去死不遠。莫如改持阿彌陀佛號。方興此念。忽見一美婦人。身衣六銖衣。手持一淨餅。自戶外入。立其面前。照驚訝失措。既而定心諦觀。乃是菩薩示相。照涕泣露罪求哀。須臾不見。越五日。病盡脫。今年五十餘矣。

徑山如庵藏主。台州委羽人。由教入禪。沈潛不競。博通內外典。而於己躬下事尤研究精徹。晚年隱居于天童山之左。至正甲申。余過其隱所。因語及無情有佛性。有情有佛性。往復徵詰。如庵忽曰。吾記得教中先德曾難云。將無情中本自有佛性耶。抑亦佛性周遍。不隔無情。於無情中有佛性耶。語未竟。余亟止之。曰。佛性虛曠。迥出名言。不得道有。不得道無。如庵不覺肯首。

鄞城福聚庵比丘普月。所奉釋迦銅像。古而精。初。像在鄱陽。莫知其始造之由。宋徽宗政和間。錢監氏得之。凡烹三日。而色相益鮮明。咸敬異之。於是迎置饒州光孝寺。而稱曰辟火金銅釋迦寶像。至光宗紹興間。光孝住持普傑命工圖其像。鑄之石。而會稽沙門仲皎為之讚。讚中有云。作家會遇殺佛手。置之列焰令銷鎔。火星迸野亘三日。巍巍不動洪爐中。逮史氏當朝。人持以獻。像遂來浙左。今朝洪武壬戌。普月以財贖之史氏。又海會寺舊有顏輝手畫觀音聖像一大幀。筆力精妙。彩飾嚴麗。世所罕見。元至正間。城中高氏修禮梁皇懺三晝夜。請畫像。設壇場中供養。滿散之夕。至

二鼓。其像放大光明。透其屋外。市民以為失火。蒼黃來救。乃是所現光明。後褚氏·張氏修崇佛事。亦請供養。而祥光之現如初。夫淨法身。含攝一切。而經謂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應物現形。隨緣赴感。何莫非真佛所在。譬之日麗乎天。影臨水中。而同觀之人。各有一日隨其人去。以佛菩薩神化較之。何啻倍萬。今觀釋迦銅像·觀音畫像。其靈應如此。則像與真身詎可二之而不生深敬哉。

榮枯木。鄞人也。自幼蔬食。持誦法華。求出家。父母不許。強為婚娶。將醮之夕。師遁臥雪中幾死。外兄陸氏解衣衣之。扶歸。溫以湯火乃甦。首事海會梅峰壽公。次謁淨慈東嶼海公。祝髮登具。澄神禪觀。昕夕無間。發志參叩。若中峯·斷崖·布衲·大梁·無方·古林諸公。皆嘗勤恭禮謁。受其策發者多。雪窻住育王。重師戒行精嚴。見地穩實。特招師居第二座。至正丁酉。勉循眾情。開法海會。道俗信嚮。寺賴以興。今朝洪武四年。往京師預鍾山法會。明年東還。又明年。示寂於鄞城車橋庵。龕留七日。顏貌不變。壽七十三。

明州五臺戒壇。乃靈芝律師重造。既成。講法之次。有老人神氣超邁。眉鬚皓白。進而啟。弟子非常人也。有三珠奉獻。以為壇成之賀。言訖不見。因置其珠于壇心。屢現光相。

皇朝洪武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壇主德顯會十師。大開戒法。後二日夜分。慈溪僧子懋。方登壇。忽覩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懋驚呼。一眾環禮。悲欣交集。自是每夜眾益處懇。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奇木恠石。頻伽飛舞左右。或月蓋執爐。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聞希有。嗚呼。余聞世尊築壇罷。梵王獻無價寶珠。帝釋亦以兩如意寶輔[羽*戈]之。而世尊顧命之時。屬諸比丘以戒為師。又謂吾法若壞。始自毗尼。然則戒之有關於吾教實重。夫五臺獻珠之事固已奇偉。豈意像季澆漓。戒法一舉。神應輝赫如是。則天龍護戒之心炳然可見。奈何沙門視戒為虛文。略不加檢痛哉。

山庵雜錄卷之下(終)

No. 1616-D 題山庵雜錄後

山菴錄者。錄山菴所聞之事也。其間所紀。或善不善。直書無隱。殆緇門之良史也。夫事有關於宗教者。不可以不書。書而能公合天下之論。尤可嘉也。是書之行。蓋將與林間·草庵諸作並垂於無窮者矣。

洪武庚午春二月既望 天禧住山 守仁 題

No. 1616-E

予早歲侍妙明先師居徑山。每獲參承空室老人于蒙養之室。聽其誨論。啟沃良多。蓋老人參見前輩尊宿。具正知見。而學問該博。提唱高妙。又善誨示學者。亶亶忘倦。至其用向上鉗鎚。有不可得而近傍者也。後兩坐淞東名剎。投閑居大白山中。予時皆在四明。歲時必走拜牀下。予來鐘山之三年。其上足前住翠山玄極頂公至。自四明距老人化去。已四年矣。一日。出示山菴雜錄一編。讀之皆舊所聞誨示於老人者也。噫。欲再見老人不可復得。而獲讀其平昔所著論。可勝慨嘆哉。老人別有說法語錄行世。或謂語錄多向上拈提。此編乃舉古人前言往行。以廣學者見聞。視語錄崖嶮。此則其平易耳。雖然。初非有二致也。佛世尊固有所謂觀機逗教者。然列祖門庭一拈鎚。一豎拂。一揚眉瞬目。皆欲令學者有所入。而謂此編非向上為人。可乎。學者要當具眼始得。

峇洪武庚午 靈谷住山 清濬 拜題

No. 1616-F

山菴雜錄者。寔緇門良史。而足針藥邪禪膏肓之病。私謂有補扶桑之今日。雖然。未見古時印本。以故三寫之誤甚鉅。初學之徒。數窘觀覽矣。余養痾之暇。參攻一二典籍。且加臆斷。略得校定。倘涉猶豫者。乃書之旁。蓋疑以傳疑之謂也。又為二三子濫加倭點。今也命工勒板。切恐舛差不少。仰望禪林才子不悛慈意。重煩訂正。

寬永二十年癸未仲春日於丹陽大梅山題 住菴比丘 文守

[CBETA 贊助資訊](#)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單次 / 定期定額）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 1 9 5 3 8 8 1 1

戶名: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 請特別註明, 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 CBETA 引用其服務, 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 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 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 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 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